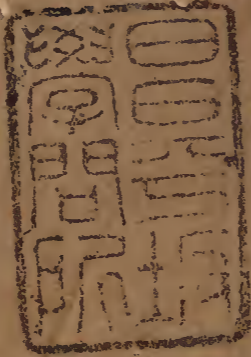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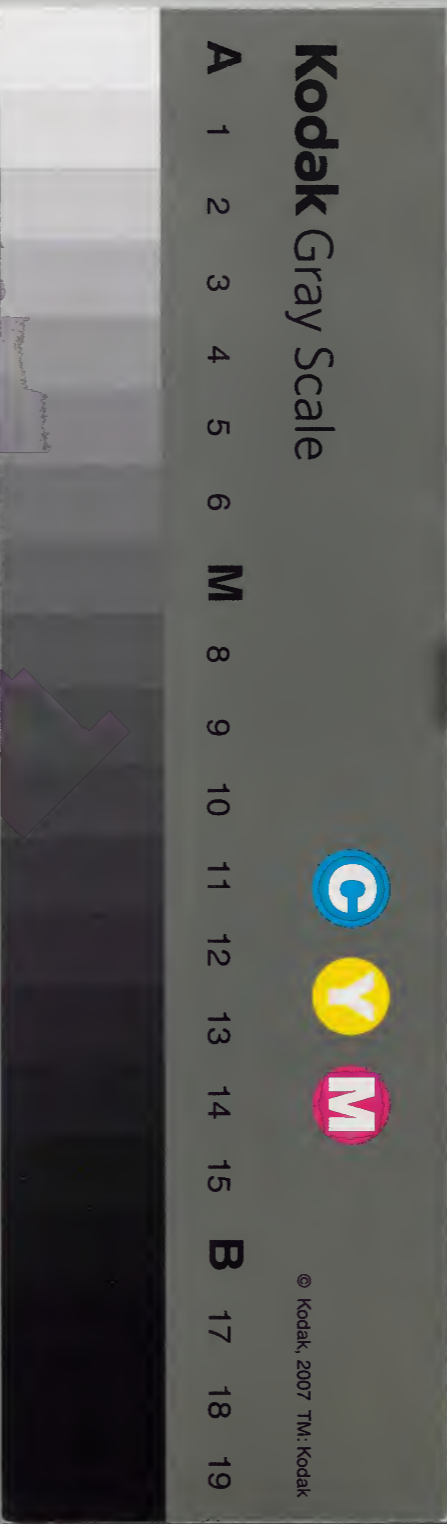
# 魏書



漢書門類			
五	五	九	六
號	函	冊	架
三	八	〇	〇
冊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大	五	九	六
函	冊	號	類
一	三	〇	〇
六	冊	冊	架
架	冊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96	
冊數	30(22)		
函號	280	52	









魏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四

東井文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僭晉司馬獻

實李雄

僭晉司馬獻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佑生冗從僕射琅邪恭王覲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獻因冒姓司馬仍為覲子由是自言河內溫人初為王世子又襲爵拜散騎常侍頻遷射聲越騎校尉左右軍將軍從晉惠帝幸臨漳



其叔繇爲成都王穎所殺，懼禍遂走至洛，迎其母俱歸陳國。東海王越收兵下邳，假獻輔國將軍。越謀迎惠帝於長安，復假獻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使鎮下邳。尋加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假節當鎮壽陽。且留下邳及越西迎惠帝，留獻鎮後平東府事。當遷鎮江東，屬陳敏作亂，獻以兵少，因留下邳。永嘉元年春，敏死，秋獻始到。建業五年，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以會稽戶二萬增封，加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六月，王彌、劉曜寇洛陽，懷帝幸平陽。晉司空荀蕃司隸校尉荀組推獻爲盟主，於是輒改易郡縣，假置名號。江州刺史

華軼，北中郎將裴憲並不從之。憲自稱鎮東將軍，都督江北五郡軍事，與軼連和。獻遣左將軍王敦、將軍甘卓、周訪等擊軼，斬之。憲奔于石勒。六年，獻檄四方，稱與穆帝俱討劉淵。大會平陽。建興元年，晉愍帝以獻爲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持節王如故。獻改建業爲建康。七月，獻以晉室將滅，潛有他志，乃自大赦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又爲丞相。獻號令不行政，刑淫虐，殺督、運令史淳于伯行，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柱，二丈三尺，徑頭流下四尺五寸。其直如弦，時人怨之。平文帝初，獻自稱晉王，改元建武，立宗廟社稷，置百官，立子紹



爲太子獻以晉王而祀南郊其年獻僭卽大位改爲大興元年其朝廷之儀都邑之制皆準模王者擬議中國遂都於丹陽因孫權之舊所卽禹貢揚州之地去洛二千七百里地多山水陽鳥攸居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丁所謂島夷卉服者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狄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一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春秋時爲吳越之地吳越僭號稱王僻遠一隅不聞華土楚申

公巫臣竊妻以奔教其軍陣然後乃知戰伐由是晚與中國交通俗氣輕急不識禮教盛飾子女以招遊客此其土風也戰國時則并於楚故地遠恃險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秦末項羽起江南故衡山王吳芮從百越之兵越王無諸身率閩中之衆以從滅秦漢初封芮爲長沙王無諸爲閩越王又封吳王濞於朱方逆亂相尋亟見夷滅漢末大亂孫權遂與劉備分據吳蜀權阻長江殆天地所以限內外也獻因擾亂跨而有之中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爲貉子若狐貉類云巴蜀蠻獠谿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虵魚鼈嗜慾皆異江山遼



闊將數千里叡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有水田少陸種以罟網爲業機巧趨利恩義寡薄家無藏蓄常守飢寒地旣暑濕多有腫泄之病障氣毒霧射工沙蝨虵虺之害無所不有叡割有揚荆梁三州之土因其故地分置十數州及諸郡縣郡縣戶口至有不滿百者遣使韓暢浮海來請通和平文皇帝以其僭立江表拒不納之是時叡大將軍王敦宗族擅勢權重於叡迭爲上下了無君臣之分叡侍中劉隗言於叡曰王氏彊大宜漸抑損敦聞而惡之惠帝時叡改年曰永昌王敦先鎮武昌乃表於叡曰劉隗前在門下遂秉權寵今趣進軍指討

姦孽宜速斬隗首以謝遠近朝梟隗首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訓殷道復昌賢智故有先失後得者矣敦又移告州郡以沈克爲大都督護東吳諸軍叡乃下書曰王敦恃寵敢肆狂逆方朕於太甲欲見囚于桐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當親帥六軍以誅大逆叡光祿勳王含率其子瑜以輕舟棄叡歸于武昌叡以其司空王導爲前鋒大都督尚書陸曄爲軍司以廣州刺史陶侃爲江州梁州刺史甘卓爲荊州使其率衆倚躡敦後以太子右率周筵率中軍三千人討沈克敦至洌州表尚書令刁協黨附宜加誅



戮敵遣右將軍周札戍于石頭札潛與敦書許軍至爲  
應敦使司馬楊勛等入于石頭札見敦勛等旣據石頭  
敵征西將軍戴淵鎮北將軍劉隗率衆攻之戴淵親率  
士鼓衆陵城俄而鼓止息勛等乘之敵軍敗績隗協入  
見敵敵遣其避禍二人泣而出隗還淮陰後奔石勒協  
奔江乘爲敦追兵所害敵師敗敦自爲丞相武昌郡公  
邑萬戶朝事大小皆關諮之敦收戴淵及敵尚書左僕  
射周顛並斬于石頭皆敵朝之望也於是改易百官及  
諸州鎮其餘轉徙黜免者過百數或朝行暮改或百日  
半年敦所寵沈克錢鳳等所言必用所譖必死敦將還

武昌其長史謝鯤曰公不朝懼天下私議敦曰君能保  
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待公遲得相見宮省  
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  
君等數百何損朝廷遂不朝而去敦召安南將軍甘卓  
轉譙王承爲軍司並不從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又  
率江夏太守李恒攻承於臨湘旬日城陷執承送于武  
昌敦從弟王廙使賊迎之害于車中先是王敦表疏言  
旨不遜敵以示承曰敦言如此豈有厭哉對曰陛下不  
早裁之難將作矣敦惡之襄陽太守周慮襲殺甘卓敵  
畏迫於敦居常憂感發病而死



子紹僭立改年曰太寧王敦將篡諷紹徵已乃爲書曰  
孤子紹頓首天下事大紹以眇身弗克負荷哀憂孔疚  
如臨于谷實賴家宰以濟艱難公邁德樹勳遐邇歸懷  
任社稷之託居總已之統然道里長遠江川阻深動有  
介石之機而回旋之間固以有所喪矣謂公宜入輔朝  
政得旦夕訓詔朝士亦僉以爲然以公高亮忠肅至心  
憂國苟其宜然便當以至公處之期於靜國寧民嬰之  
括囊無咎伏想闇同此志願便速剋近期以副翹企之  
懷紹恭憚於敦若此復使兼太常應詹拜敦丞相武昌  
郡公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敦於是屯於蕪湖

敦乃轉王道爲司徒自領揚州刺史以兄舍子應爲武  
衛將軍以自副貳敦無子養應爲後敦疾踰年故召舍  
還欲屬以後事是時敦令紹宿衛之兵三番休二紹密  
欲襲敦微行察敦營壘及敦疾紹屢遣大臣訊問起居  
遷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敦疾甚紹召其司徒王導  
中書監庾亮丹陽尹溫嶠尚書卞壺密謀討之導嶠及  
右將軍卞敦共據石頭光祿勳應詹都督朱雀桁南諸  
軍事尚書令郗鑒都督從駕諸軍事紹出次于中堂敦  
聞兵起怒欲自將困不能坐召其黨錢鳳鄧岳周撫等  
率衆三萬指造建業舍謂敦曰此事吾便當行於是以



舍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  
南郊何爲天子便盡卿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  
已初紹謂敦已死故敢發兵及下詔數日敦猶能與王  
導書後自手筆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太真溫嶠  
字也紹朝見之咸共駭懼舍等兵至溫嶠輒燒朱雀桁  
以挫其鋒紹使中軍司馬曹淦左衛參軍陳嵩段匹磾  
弟禿率壯士千人逆舍等戰于江寧斬其前鋒將何康  
殺數百人敦聞康死軍不獲濟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  
寒微群從中才兼文武者皆早死今年事去矣語參軍  
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乃復臥使術士郭

璞筮之卦成對曰不能住敦旣疑璞勸亮嶠等舉事又  
聞卦惡於是殺璞敦疾轉困語其舅羊鑒及子應曰我  
亡後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初敦敗獻之  
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及疾甚見刁協甘卓爲祟遂  
死王應祕不發喪裹屍以席埋於齋中與其將諸葛瑤  
等縱酒淫逸沈克將萬餘人來會舍等克臨行顧謂其  
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能歸也紹平西軍祖約率衆至  
于淮南逐敦所置淮南太守任台紹將劉遐蘇峻濟自  
滿洲舍相率渡兵應詹逆擊大破之周撫斬錢鳳沈克  
將吳儒斬克紹遣御史劉彝發敦瘞斬屍梟首朱雀桁



紹死

子衍僭立號年曰咸和衍歷陽太守蘇峻不順於衍衍護軍庾亮曰蘇峻豺狼終爲禍亂晁錯所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速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乃以大司農徵之令峻弟逸領峻部曲徵書至峻怒曰庾亮專擅欲誘殺我也阜陵令匡術樂安人任讓並爲峻謀主勸峻誅亮乃使使推崇祖約共討亮約大喜於是約命兄逖子沛國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將兵會峻峻使其黨韓光光名犯恭宗廟諱入姑熟殺于湖令陶叡殘掠而還衍假庾亮節爲征討都督使其右衛將軍趙

胤左將軍司馬流率衆次于慈湖韓光晨襲流殺之衍以其驍騎將軍鍾雅爲前鋒監軍假節率舟軍拒峻宣城內史桓彝統吏士次于蕪湖韓光敗之大掠宣城諸縣而還江州刺史溫嶠使督護王愨期西陽太守鄧岱鄱陽太守紀睦等以舟軍赴于建業愨期岱次直瀆峻督衆二萬濟自橫江登牛渚山愨期等邀擊不制峻至于蔣山衍假領軍卞壺節率諸將陳兵衍之將怯兵弱爲峻所敗卞壺及其二子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散騎侍郎任台等皆死死者三千餘人庾亮兵敗與三弟奔于柴桑峻遂焚衍宮羣賊突掠百



寮奔散唯有米數石而已無以自供峻逼衍大赦庾亮兄弟不在赦限峻以祖約爲太尉尚書令加侍中自爲驃騎將軍領軍將軍錄尚書事於是建業荒毀奔投吳會者十八九溫嶠聞之移告征鎮州郡庾亮至盆口嶠分兵配給又招衍荊州刺史陶侃欲共討峻侃不從曰吾疆場外將本非顧命大臣今日之事所不敢當時侃子爲峻所害峻復喻侃曰蘇峻遂得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地乎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爲公痛心况慈父之情哉侃乃許之蘇峻屯於于湖衍母庾氏憂怖而死蘇峻聞兵起自姑熟還建業屯于石頭使其黨張瑾管商

率眾拒諸軍逼遷衍於石頭衍哀泣升車宮人盡哭隨從衍者莫不流涕峻以倉屋爲宮使鄉人許方爲司馬督將兵守衛陶侃庾亮溫嶠率舟軍二萬至于石頭俄引次于蔡洲沙門浦庾亮守白石壘詰朝峻將萬餘人攻之亮等逆擊峻退吳國內史庾冰率三吳之眾驟戰不勝瑾商等破庾冰前軍於無錫焚掠肆意韓光攻宣城內史桓彝率吏民力戰不勝爲光所殺祖約爲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乃奔於歷陽長樂人賈寧勸峻殺王導盡誅諸大臣峻不從乃改計叛峻王導使袁耽潛誘納之謀奉衍出奔溫嶠嶠食盡貸于陶侃侃



魏書卷九十六 列傳 九  
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士衆及糧食也唯欲得老民爲  
主耳今此戰皆北良將安在若無食民便欲西歸先  
是嶠慮侃不赴故以甘言招侃嶠乃卑辭謝之且曰今  
者騎虎之勢可得下乎賊垂滅願公留思侃怒少止其  
將李陽說曰今事若不捷雖有粟焉得而食之公宜割  
見儲以卒大事乃以米五萬石供軍祖渙襲溢口欲以  
沮溫嶠之兵渙過皖攻譙國內史桓雲不剋乃還蘇峻  
并兵攻大業大業水竭昏飲糞汁諸將謀救之慮不能  
當且欲水陸攻峻陶侃以舟師攻石頭溫嶠庾亮陳于  
白石峻子碩以數十騎出戰峻見碩騎乃捨其衆自以

四馬北下突陳陳堅乃還軍士彭世李干投之以矛峻  
墜馬遂梟首鬻割之焚其骸骨任讓及諸賊帥復立峻  
弟逸求峻屍弗獲乃發衍父母冢剖棺焚屍匡術率其  
徒據苑城以降韓光蘇碩等率衆攻苑苑中飢穀石四  
萬諸將攻石頭蘇碩及章武王世子休率勁賊孔盧張  
偏等數十人擊李陽於相浦退走碩等追之庾冰司馬  
滕舍以銳卒自後擊之碩逸等震潰奔于曲阿舍入抱  
衍始得出奔溫嶠之舟是時兵破之後宮室灰燼議欲  
遷移王導不從乃止衍改年咸康建國中衍死中書監  
庾冰廢衍子千齡立其弟岳改年曰建元初岳之立當



魏書卷九十六 齊紀  
改元庾冰立號而晉初已有改作又如之乃爲建元頃  
之或告冰曰子作年號乃不視讖也讖云建元之末丘  
山崩丘山岳也冰瞿然久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  
能救乎遂不復改岳死庾冰欲立司馬昱驃騎將軍何  
克立岳子聃號年曰永和聃安西將軍桓溫率所統七  
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聃威力微弱不能控制也及石  
虎死聃征北將軍褚裒以舟軍至下邳西中郎將陳達  
進據淮南石遵聞裒至下邳使其司空李農領萬餘騎  
逆圍督護王龕於薛執龕送于鄴又殺李邁龕裒之驍  
將三軍喪氣乃引還陳達聞之震懼焚淮南而走桓溫

表廢聃揚州刺史殷浩聃憚溫乃除其名溫遂率所統  
諸軍步騎四萬自郢越關中至灞上苻健與五千餘人  
守長安小城是歲大儉溫軍人懸磔健深溝堅壁清野  
待溫溫軍食盡乃退苻健遣子萇頻擊敗之初溫次灞  
上其部將振武將軍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城溫  
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溫退珍乃還放言於衆  
且矜其銳而咎溫之持重溫慙忿殺之聃又改年曰升  
平聃死無子

立衍子丕號年隆和時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又  
改爲興寧又謠曰雖復改興寧亦自無聊生不死



弟奔立號年曰太和桓溫率衆北討慕容暉至金鄉鑿  
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軍自清水入河慕容垂逆擊破  
之獲其資仗溫之北引也先命西中郎將袁真及趙悅  
開石門而袁真等停於梁宋石門不通糧竭溫自枋頭  
回軍垂以步騎數萬追及襄邑大敗溫軍溫遂歸罪袁  
真除名削爵收節傳真子雙之等殺梁國內史朱憲真  
據壽陽以叛真諸子兄弟阻兵自守招誘陸城戍將陳  
郡太守朱輔數千人遣參軍麋亮通慕容暉又遣使西  
降苻堅真病死輔立其嫡子瑾爲使持節建威將軍豫  
州刺史瑾弟四五人皆領兵暉令陳文報麋亮且以觀

變桓溫遣督護竺瑤以軍泝淮伐瑾瑤次于肥口屢戰  
慕容暉假瑾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瑾弟泓等皆  
郡守四品將軍朱輔亦如之溫乃伐瑾瑾等拒戰於是  
築長圍守之城中震潰遂平瑾初溫任兼將相其不臣  
之心形于音氣曾臥對親寮撫枕而起曰爲爾寂寂將  
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後悉衆北討冀成陵奪之勢及  
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已旣平瑾問中書郎郗超曰足  
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此未敢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  
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愜民望因說溫  
以廢立之事溫旣宿有此謀深納超言溫自廣陵將旋



魏書卷九十六 列傳 十一  
鎮姑孰至于白石乃言其主弈少同閹人之疾初在東  
海琅邪國親近嬖人相龍朱靈寶等並侍臥內而美人  
田氏孟氏遂生三男衆致疑惑然莫能審其虛實至是  
將建儲立王溫因之以定廢立之計遂率百寮並還朝  
堂溫率衆入屯兵宮門進坐殿庭使督護竺瑤散騎侍  
郎劉亨取弈璽綬弈著白袷單衣步下西堂登犢車羣  
臣拜辭皆殞涕侍御史將百餘人送出神虎門入東海  
第於是迎司馬昱而立之

昱獻子也昱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昱既僭立改年曰咸  
安以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入殿進丞相其大司馬等  
皆如故留鎮建業以弈爲海西縣公溫常有大志昱心  
不自安謂中書郎郝超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  
復近日事邪超父愔爲會稽太守超假還東昱謂之曰  
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思  
患豫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又誦庾闡詩云志士痛朝  
危忠臣哀主辱因泣下昱疾與溫書曰吾遂委篤足下  
便入冀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於此今者愾然勢不復  
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慨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艱難  
而昌明幼沖眇然非阿衡輔導之訓當何以寧濟也國  
事家計一託於公昱死



子昌明僭立徐州小吏盧悚與其妖眾男女二百向晨  
攻廣莫門詐言海西公還由萬春雲龍門入殿略取三  
廂及武庫甲仗時門下軍校並假兼在直吏士駭愕不  
知所爲游擊將軍毛安之先入雲龍門討悚中領軍桓  
祕將軍殷康止車門入會兵攻之斬五十六級捕獲餘  
黨死者數百人前殿中監許龍與悚皆遣人至吳詐迎  
弈弈不從昌明改年曰康寧徵溫入朝又詔溫無拜尚  
書謝安等於新亭見溫皆敬溫拜昱墓得病還姑孰溫  
自歸寢疾諷求備物九錫謝安已令吏部郎袁彥伯撰  
策文文成安輒勾點令更治改旣屢引日乃謀於尚書

僕射王彪之彪之云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又自可  
小遲回其事安從之溫死苻堅遣苻雅率將王統朱彤  
楊安姚萇步騎五萬向駱谷伐昌明秦州刺史楊纂纂  
請救於梁州刺史楊亮亮遣參軍卜靖赴之敗走朱彤  
至梁州亮望風奔散於是堅遂有梁益二州昌明上下  
莫不憂怖建國三十九年昌明改年曰太元元年太祖  
七年苻堅大舉討昌明令其國曰東南平定指日當以  
司馬昌明爲尚書僕射可速爲起第堅前後擒張天錫  
等皆豫築甲宅至而居之堅至淮南大敗奔退是時昌  
明年長嗜酒好內而昌明弟會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



營尤甚狎昵諂邪于時尼娼構扇內外風俗頹薄人無廉恥左僕射王珣兒婚門客車數百乘會聞王雅為太子少傅回以詰雅者半焉雅素有寵人情去就若此皇始元年昌明死子德宗僭立初昌明耽於酒色末年殆為長夜之飲醒治既少外人罕得接見故多居內殿流連於樽俎之間以嬖姬張氏為貴人寵冠後宮威行闔內於時年幾三十昌明妙列妓樂陪侍嬪少乃笑而戲之云汝以年當廢吾已屬諸妣少矣張氏潛怒昌明不覺而戲逾甚向夕昌明稍醉張氏乃多潛飲宦者內侍而分遣焉至暮昌明沈醉臥張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既絕而懼貨左右云以魘死時道子昏廢子元顯專政遂不窮張氏之罪

德宗既立改年為隆安以道子為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加殊禮黃鉞羽葆鼓吹又增甲仗百人入殿既而內外眾事必先關於道子尚書僕射王國寶輕薄無行為道子所親權震建業擅取東宮兵以配已府道子以王緒為輔國將軍琅邪內史又輒并石頭之兵屯于建業緒猶領其從事中郎居中用事寵幸當政德宗兗州刺史王恭惡國寶王緒之亂政也乃要荊州刺史殷仲堪剋期同舉王恭表德宗曰國寶身負莫大之罪謹陳其狀



前荊州刺史王悅國寶同產弟也受任西藩不幸致喪  
國寶求假奔彼遂不卽路慮臺糾察懼於黜免乃毀冠  
改服變爲婦人與婢同載入請相王又先帝暴崩莫不  
驚號而國寶覩然了無哀容方犯閤叩扉求行姦計欲  
詐爲遺詔矯弄神器彰暴于外莫不聞知讒疾二昆過  
於讎敵樹立私黨遍於府朝兵食資儲斂爲私積販官  
鬻爵威恣百城收聚不逞招集亡命輔國將軍王緒頑  
凶狂狡入理不齒同惡相成共竊名器自知禍惡已盈  
怨集人鬼規爲大逆蕩覆天下昔趙鞅興晉陽之甲夷  
君側之惡臣雖鴛劣敢忘斯義恭表王道子密欲討恭

以元顯爲征虜將軍內外諸軍潛加嚴備而國寶惶懼  
不知所爲乃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而歸緒  
勸國寶殺王珣然後南征北伐弗聽反問計於珣旣而  
懼懾遂上表解職尋復悔懼詐稱德宗復其本官道子  
旣不能拒恭等之兵亦欲因以委罪乃收國寶付廷尉  
殺之斬王緒於市以悅恭等司徒左長史王廞遭母喪  
居吳恭板行吳國內史廞乃徵發吳興諸郡兵國寶旣  
死王恭使廞反於喪廞謂因緣事際可大得志乃據吳  
郡遣子弟率衆擊恭以女爲真烈將軍亦置官屬領兵  
自衛恭遣司馬劉牢之討平之德宗譙王尚之兄弟復



說道子以爲藩伯彊盛宰相權弱宜密樹置以自藩衛  
道子然之分遣腹心跨據形要由是內外騷動王恭深  
慮禍難復密要殷仲堪西中郎將庾楷廣州刺史桓玄  
同會建業玄等響應恭抗表傳檄以江州刺史王愉司  
馬尚之爲事端仲堪遣龍驤將軍南郡相楊佺期舟師  
五千發江陵桓玄借兵於仲堪亦給五千人於是德宗  
戒嚴加道子黃鉞遣右將軍謝琰拒恭等元顯爲征討  
都督衆軍繼進前軍王珣領中軍府衆次于北郊以尚  
之爲豫州刺史率弟恢之允之西討楷等皆執白虎幡  
居前王恭遣劉牢之爲前鋒次于竹里初道子之謀恭

也昭牢之以重賞牢之斬恭別帥顏延弟彊送二級  
於謝琰琰與牢之俱進襲恭恭奔于曲阿爲湖浦尉所  
執送建業尚之與庾楷子鴻戰于牛渚斬鴻前鋒將殷  
萬鴻遁還歷陽尚之猶不敢濟桓玄佯期奄至橫江尚  
之等退恢之所領外軍皆沒玄等徑造石頭仲堪繼在  
蕪湖建業震駭道子殺恭於倪塘桓玄等於是走還尋  
陽是年冬德宗遣使朝貢并乞師請討姚興二年夏德  
宗又遣使朝貢以元顯爲揚州刺史道子有疾元顯懼  
已弗得襲位故矯以自授而道子弗知旣瘳乃大怒以  
元顯已拜故弗復改於是內外政事一決元顯道子少



而耽酒治日甚希至是無事俾晝作夜時謂道子爲東  
錄元顯爲西錄西府千兩輻湊東第門設雀羅矣元顯  
年少頓居權重僑奢淫暴於是遠近譏之初德宗新安  
太守孫泰以左道惑衆被戮其兄子恩竄于海嶼妖黨  
從之至是轉衆攻上虞殺縣令衆百許人徑向山陰會  
稽內史王凝之事五斗米道恩之來也弗先遣軍乃稽  
顙于道室跪而呪說指麾空中若有處分者官屬勸其  
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出兵凡諸津要各有數萬人  
矣恩漸近乃聽遣軍比兵出恩已至矣戰敗凝之奔走  
再宿執之旬日恩衆數萬自號平東將軍逼人士爲官

屬於是諸郡妖惑並殺守令而應之衆皆雲集吳國內  
史桓謙出奔吳興太守謝遜被害自德宗以來內外乖  
貳石頭以外皆專之於荆江自江以西則受命於豫州  
京口暨于江北皆兗州刺史劉牢之等所制德宗政令  
所行唯三吳而已恩旣作亂八郡盡爲賊場及丹陽諸  
縣處處蜂起建業轉成蹙弱且妖惑之徒多潛都邑人  
情危懼恒慮大兵竊發於是衆軍戒嚴劉牢之共衛將  
軍謝琰討之賊等禁令不行肆意殺戮士庶死者不可  
勝計或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者輒支解之其虐  
如此驃騎長史王平之死未葬恩剖棺焚屍以其頭爲



穢器牢之率軍討破之琰將至吳興賊徒遁走驅逼士庶奔于山陰諸妖亂之家婦女尤甚未得去者皆盛飾嬰兒投之于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復就汝也賊既走散邑屋焚毀郭郭之中時見人跡經月乃漸有歸者謝琰留屯烏程遣其將高素助牢之牢之率眾軍濟江初孫恩聞八郡響應也告諸官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業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據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乃曰孤不恥走於是乃走緣道多遺珍寶牢之將士爭取之不得窮追恩復入於海初三吳困於虐亂皆企望牢之高素等

既至放肆抄暴百姓咸怨毒失望焉孫恩在海妖眾轉復從之既破永嘉臨海復入山陰謝琰戰歿於是建業大震遣冠軍將軍東海太守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廣陵相高雅之等東討恩吳興太守庾恒慮妖黨復發大行誅戮殺男女數千人孫恩復破高雅之於餘姚雅之走還山陰元顯自為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本官悉如故封子彥章為東海王食吳興四萬餘戶清選文學臣寮吏兵一同宗國孫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劉牢之隔在山陰眾軍懼不敢旋恩遂徑向建業德宗惶駭遽召豫州刺史司馬尚之于時中外驚



後而元顯置酒高會道子唯日祈于鍾山恩來漸近百  
姓恐懼尚之率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時沂風不得  
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知尚  
之尚在建業復聞牢之不還不敢上乃走向郁洲恩別  
帥盧循攻沒廣陵虜掠而去桓玄聞孫恩之逼也乃建  
牙戒嚴表求征討時恩去未遠玄表復至元顯等大懼  
急遣止玄庾楷密使自結於元顯說玄大失人情眾不  
爲用若朝廷遣軍已當內應元顯得書大喜遣張法順  
謀于劉牢之牢之同許焉於是徵兵裝艦將謀西討德  
宗改年曰元興以元顯爲大都督討玄玄軍至元顯不

戰而敗父子並爲玄所殺後改年爲大亨天興六年十  
月德宗遣使朝京師德宗封桓玄爲楚王玄尋逼德宗  
手詔禪位德宗出居永安宮玄旣受禪封德宗爲南康  
平固縣王居之尋陽天賜元年德宗在姑熟二月至尋  
陽其彭城内史劉裕殺玄徐州刺史桓脩與劉毅等舉  
兵討玄玄敗走尋陽攜德宗兄弟至於江陵又走荊州  
荊州別駕王康產南郡相王騰之迎德宗入南郡府桓  
玄死玄將桓振復襲江陵斬王康產及騰之將殺德宗  
玄揚州刺史新安王桓謙苦禁之乃止時盧循執德宗  
廣州刺史吳隱之自號平南將軍廣州刺史令其黨徐



道覆據始興餘郡皆以親黨居之德宗復僭立於江陵  
改年義熙尚書陶夔迎德宗達于板橋大風暴起龍舟  
沈沒死者十餘人德宗發江陵至尋陽其益州刺史毛  
璩參軍譙縱反攻涪城尅之遂以益州叛德宗德宗發  
姑熟還建業六月太祖遣軍攻德宗鉅鹿太守賀申申  
舉城降永興二年盧循復起於嶺南殺德宗江州刺史  
何無忌於石城咸欲以德宗北走知循未下乃止裕令  
撫軍劉毅討循敗於桑落洲步走而還裕黨孟昶諸葛  
長民等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神瑞二年德宗遣廣  
武將軍玄文石齊朝貢太宗初劉裕征姚泓三年太宗  
斬首千七百餘級三年德宗死

遣長孫道生娥清破其將朱超石於石河擒騎將楊豐  
弟德文僭立四年改年曰元熙五年德文禪位於裕裕  
封德文爲零陵王德文后河南褚氏兄季之弟淡之雖  
德文姻戚而盡心於裕德文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  
誘內人密加毒害前後非一及德文被廢囚於秣陵宮  
常懼見禍與褚氏共止一室慮有鴆毒自煮食於前六  
年劉裕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褚氏褚  
氏出別宮於是兵乃踰垣而入進藥於德文德文不肯  
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自獻之僭



江南至於德文之死君弱臣彊不相羈制賞罰號令皆出權寵危亡廢奪釁故相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也

竇李雄字仲儁蓋廩君之苗裔也其先居於巴西宕渠秦并天下爲黔中郡薄賦其民口出錢三十巴人謂賦爲竇因爲名焉後徙櫟陽祖慕魏東羌獵將慕有五子輔特庠流驤晉惠時關西擾亂頻歲大飢特兄弟率流民數萬家就穀漢中遂入巴蜀時晉益州刺史趙廞反叛特兄弟起兵誅之晉拜特宣威將軍長樂鄉侯流奮威將軍武陽侯流民閻式等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

封拜流行鎮東將軍後與晉益州刺史羅尚相攻昭帝七年特自稱大將軍大都督號年建初戰敗爲尚所殺流代統兵事流字玄通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流病將死以後事屬雄特少子也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十年潛稱成都王號年建興置百官時涪陵人范長生頗有術數雄篤信之勸雄卽真十二年僭稱皇帝號大成改年爲晏平拜長生爲天地太師領丞相西山王又改年爲玉衡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穆帝請分天下雄捨其子而立兄盪第四子班爲太子烈帝六年雄死



班代統任雄子期殺班而自立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改年爲王恒驤子壽自涪城襲  
剋成都廢期爲邛都公期自殺

壽字武考初爲雄大將軍封建寧王以南中十二郡爲  
建寧國至期徙封漢王既廢期自立改年爲漢興又改  
號曰漢時建國元年也壽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謀欲  
廢壽壽懼令子廣與大臣盟於殿前壽聞鄴中殷實宮  
觀美麗石虎以殺罰御下控制邦域城鎮深用欣慕吏  
民有小過輒殺之以立威名又以郊甸未實城邑空虛  
工匠器械事用不足乃徙民三丁已上於成都興尚方

御府發州都工巧以克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  
侈百姓疲於使役民多嗟怨思亂者十室而九其尚書  
左僕射蔡興直言切諫壽以爲謗訕誅之其臣龔壯作  
詩七首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  
作賢哲之話言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  
明政法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  
勝之也及壽疾病見李期蔡興爲崇遂死子勢統任  
勢字子仁既立改年爲太和遣使朝貢又改爲嘉寧勢  
弟漢王廣以勢無子請爲太弟勢不許廣欲襲勢勢使  
其太保李奕擊廣於涪城剋之貶爲臨邛侯廣尋自殺



勢既驕吝荒於酒色至殺人而取其妻又納李弈女爲  
后耽於淫樂不恤國事夷獠叛亂境土減削累年荒儉  
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罰酷濫斥外父祖舊臣親任近  
習左右小人因行威福脩飾室宇羣臣諫諍一無所納  
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相國董皎大  
都督以名位優之實望與分災青建國十年司馬聃將  
桓溫伐之勢降於溫先是頻有怪異成都北鄉有人望  
見女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  
能動搖不能言廣漢馬生角各長寸半有馬駒一頭二  
身六耳無目二陰一牝一牡又有驢無皮毛飲食數日

而死江南雨血地生毛江源又生草高七八尺華葉皆  
赤子青如牛角涪陵民藥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  
截之李漢家舂米米自臼中跳出斂舉箕中又跳出寫  
置篋中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又曰  
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譙周云我死後三十年  
當有異人入蜀由之而亡蜀亡之歲去周亡三十二年  
周又著讖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特攻難得歲在玄  
宮自相剋卒如其言

史臣曰司馬叡之竄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跼  
天躋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



若矣

魏書卷九十六終

魏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島夷桓玄

海夷馮跋

島夷劉裕

島夷桓玄字敬道本譙國龍亢楚也僭晉大司馬溫之子溫愛之臨終命以為後年七歲襲封南郡公登國五年為司馬昌明太子洗馬玄志氣不倫欲以雄豪自許朝議以溫有陵虐之跡故抑玄兄弟出為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皇始初司馬德宗立其會稽王道子擅



權信任尚書僕射王國寶爲時所疾玄說荊州刺史殷仲堪令推德宗兗州刺史王恭爲盟主以討國寶仲堪從之會恭使亦上相逢於中路約同大舉並抗表起兵尋平王國寶等天興初德宗以玄爲使持節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一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後王恭復與德宗豫州刺史庾楷共起兵以討其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玄及龍驤將軍楊佺期荊州刺史殷仲堪等率軍應恭玄等造於石頭於時德宗征虜將軍司馬元顯一軍仍守石頭列舟艦斷淮口道子出軍將屯中堂忽有馬驚軍中擾亂八馬赴江者甚衆良久乃定

玄等不知建業危弱且王恭尋敗玄甚惶懼乃回軍于蔡洲王恭司馬劉牢之率北府軍來次新亭於是德宗以桓脩爲荊州仲堪爲廣州玄爲江州佺期爲雍州刺史郗恢爲尚書仲堪回師南旋乃使人徇于玄等軍曰若不各散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偏將劉系先領兵二千隸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乃狼狽而走庾楷亦棄衆奔于南軍玄並趣輕舟追仲堪至尋陽而推玄爲盟主鎮於夏口德宗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玄兄西昌公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寵玄兄弟欲以侵削荆雍先是荊州大水仲堪倉廩空竭玄乘其虛



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鎮路遠玄  
玄遣銓爲前驅玄發夏口與仲堪書云今當入沔討除  
佺期頓兵江口若相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爾便當  
率軍入江別與桓偉書令剋期爲內應偉惶遽以書示  
仲堪仲堪慰喻遣歸夜乃執之仲堪遣龍驤將軍殷邁  
振威將軍劉山民等統衆七千至西江口玄聞邁至復  
與其黨苻永道領帳下擊之邁等敗走玄頓巴陵收其  
兵而館其穀復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旣失巴陵之積又  
諸將皆敗江陵駭震城內大飢皆以胡麻爲廩初仲堪  
之得玄書也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

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猶以全軍無緣棄城逃走甚憂  
佺期弗來乃給之曰北來收集已有儲矣可有數萬人  
百日糧佺期信之乃率步騎八千旣至仲堪惟以飯餉  
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過見仲堪使人於艦上  
橫射玄玄軍亦射之佺期乃退玄乃渡軍於馬頭命其  
諸軍進破殺仲堪殺楊廣佺期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  
企生等德宗以玄爲持節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江八  
州及揚豫并八郡諸軍事後將軍荆江二州刺史玄大  
論功賞以長史卞範之領南郡相委以心膂之任乃斷  
上流禁商旅德宗下書曰豎子桓玄故大司馬不腆之



息少懷狡惡長而不悛遂與王恭協同奸謀阻兵內侮  
三方雲集志在問鼎擬神器賴祖宗威靈宰傅神略  
忠義奮發罪人斯殞玄等猖狂失圖回舟鳥逝便宜乘  
會殲除奸源于時同異之論用惑廟策遂使王憲廢撓  
寵授非所猶冀玄當洗濯曾腑小懲大誡而狼心弗革  
悖慢愈甚割據江湘擅威荆郢矯命稱制與奪在手又  
對侍中王謐放肆醜言欲縱凶毒陵陷上京無君之心  
形於音翰不臣之迹日月彌著是可忍也孰不可懷宜  
明九伐以寧西夏尚書令後將軍元顯可爲征討大都  
督督十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劉牢之

爲前鋒行征西將軍權領江州命司馬尚之入沔水玄  
聞元顯處分甚駭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東下  
玄甚狐疑範之苦勸玄乃留桓偉守江陵率軍東下至  
夏口乃建牙傳檄曰案揚州刺史元顯凶暴之性自幼  
加長犯禮毀教發蒙如備居喪無一日之哀衰絰爲宵  
征之服絃觴於殷憂之時窮色於罔極之日劫略王國  
寶妓妾一朝空房此基惡之始駭愕視聽者矣相王有  
疾情無悚懼幸災擅命揚州篡授遂乃父子同錄比肩  
連案既專權重多行險暴恐相王知之杜絕視聽惡聲  
無聞佞譽日至萬機之重委之厮孽國典朝政紛紜淆



亂又諷旨尚書使普敬錄公錄公之位非盡敬之所苟  
自尊貴遂悖朝禮又妖賊陵縱破軍殄民之後已爲都  
督親則刺史於宜降之日輒加崇進弱冠之年古今莫  
比宰相懲惡已獨解錄推禍委罰歸之有在自古僭逆  
未有若斯之甚者取妾之僭殆同六禮乃使尚書僕射  
爲媒人長史爲迎客嬖勝饗賀同長秋所謂無君之  
心觸事而發八日觀佛略人子女至人家宿唐突婦妾  
慶封迄今甫見易室之飲晉靈以來忽有支解之刑喜  
怒輕戮人士割裂治城之暴一睡而斬又以四歲孽子  
興東海之封吳興殘暴之後橫復若斯之調妖賊之興  
寔由此豎居喪極味孫泰供其膳在夜思遊亦孫泰延  
其駕泰承其勢得行威福雖加誅戮所染旣多加之以  
苦發樂屬枉濫者衆驅逐徙撥死叛殆盡改號元興以  
爲已瑞莽之符命於斯尤著否極必亨天盈其毒不義  
不昵勢必崩喪取亂侮亡寔在斯會三軍文武憤踊卽  
路玄亦失荆楚人情而師出不順其兵雖彊慮弗爲用  
恒有回師之計旣過尋陽不見東軍玄意乃定於是遂  
鼓行而進徑至姑熟又克歷陽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  
請降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  
入國子堂列陳宣陽門前元顯欲挾德宗出戰而軍中



相驚言玄已及南桁乃回軍赴宮既至中堂一時崩散  
元顯奔東府惟張法順一騎隨之玄乃爲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持節荆江  
二州公如故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  
史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入殿於是收道子付廷  
尉免爲庶人徙于安城郡殺元顯并其子及豫州刺史  
司馬尚之吏部郎袁遵張法順等又滅庾楷於豫章徙  
尚之弟丹楊尹恢之輔國將軍允之及國寶王緒諸子  
于交廣州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將欲解其兵也初敬  
宣既降隨入東府至是求歸玄冀牢之受命乃遣之敬

宣既至牢之知將不免欲襲玄衆皆離散乃於班瀆北  
走縊於新洲傳首建業敬宣奔於江北玄白德宗大赦  
改年爲大亨玄讓丞相荆江徐三州及錄尚書事乃改  
授太尉都督中外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綠綬  
綬加袞冕之服劔履之禮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增班劍  
六十人甲仗二百人入殿玄乃鎮姑熟既而大築府第  
田遊無度政令屢改僑侈肆欲朋黨翕習沮亂內外朝  
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左僕射桓謙及丹陽尹卞範之  
玄大賦三吳富室以賑飢民猶不能濟也東郡既由兵  
掠因以飢饉死者甚衆三吳戶口減半會稽則十三四



臨海永嘉死散殆盡諸舊富室皆衣羅縠佩金玉相守  
閉門而死玄自封豫章郡公食安成七千五百戶後封  
桂陽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既而鳩殺道  
子玄削奪德宗供奉之具務盡約陋殆至飢寒雖殺逆  
未至君臣之體盡矣進位大將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  
奏事不名又表請自率諸軍命諸蕃方兵掃平關洛德  
宗不許之玄本無資力但好爲大言既不辦行乃云奉  
詔故止玄既無他處分先作征行服玩并制裝書畫之  
具或諫曰今日之行必有征無戰輜重自足相運不煩  
復有製造玄曰書畫照玩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

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玄所親仗惟桓偉而  
已先欲徵還以自副貳偉既死玄甚懼初玄常以其  
父王業垂成以已弱年不昌前構常懷恨憤及昌明死  
便有四方之計既克建業無復居下之心及偉死慮一  
已單危益欲速成大業卞範之之徒既慮事變且幸其  
利咸共催促於是殷仲文等並已撰集策命矣德宗加  
玄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桂陽營陽  
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爲楚王備九錫之禮揚州牧領平  
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遣司徒王謐授相國印綬光祿  
大夫武陵王司馬遵授楚王璽策德宗先遣百寮固請



又云當親幸敦喻十二月德宗禪位於玄大赦所部稱  
永始元年初欲改年爲建始左丞王納之曰建始者晉  
趙王倫之號也於是易爲永始復同王莽始貴之年玄  
入建鄴宮逆風迅激旌旗服章儀飾一皆傾偃是月酷  
寒此日尤甚多行苛政而時施小惠迎溫神主進于太  
廟玄遊行無度至此不出殿上施金額流蘇絳帳頗類  
轎車王莽仙蓋太廟郊齋皆二日而已又其廟祭不及  
於祖以玄曾祖已上名位不顯故不列序且以王莽立  
九廟見譏前史遂以一廟矯之又毀僭晉小廟以崇臺  
榭其庶母蒸嘗未有定所慢祖忘親時人知其不永是

月玄出遊水南飄風飛其儀蓋又欲造大輦使容二十  
人坐以二百人輿之玄僑逸荒縱不恤時事奏案停積  
了不省覽或親細事手注直官自用令史制度亂出主  
司奉答不暇晨夜遊獵文武困乏直侍之官皆繫馬省  
中休下之吏留供土木之役朝士勞瘁百姓力盡民之  
思亂十室而八德宗彭城內史劉裕因是斬徐州刺史  
桓脩於京口與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收衆濟江玄加  
桓謙征討都督召侍官皆入止省中玄移還上宮百僚  
步從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  
將軍皇甫敷北拒劉裕於江乘裕斬甫之進至羅落橋



又梟敷首玄外麤猛內惟怯及聞二將已沒志慮荒窘計無所出日與巫術道士爲厭勝之法乃謂衆曰朕其敗乎黃門郎曹靖對曰神怒民怨臣實憂懼玄曰民怨可然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諫玄使桓謙何澹之屯于東掖門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又遣武衛庾疇之配以精卒利器援助謙等謙等大敗玄聲云赴戰將子姪出南掖門西至石頭先使殷仲文具船於津遂相與南走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粥咽不能下玄子昇

五六歲抱玄曾而撫之玄悲不自勝玄挾德宗發尋陽至江陵西中郎將桓石康納之張幔屋止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殷仲文爲徐州其餘各顯用玄謂諸侍臣曰卿等並升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見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逾甚暴虐殷仲文諫之玄大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荆江郡守以玄播越咸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在



道自作起居注敘其拒劉裕事自謂筭略無失諸將違節度以至於敗不暇謀議軍事惟誦述寫傳之劉裕遣其冠軍將軍劉毅發建鄴追之玄軍屢敗玄常裝輕舸於舫側故其兵人莫有鬪志玄乃棄衆而走餘軍以次崩散遂與德宗還江陵初玄留德宗妻子巴陵殷仲文與玄同舟乃說玄求別舫收集散軍遂以德宗妻歸于建鄴玄入江陵城南平太守馮該勸玄更戰玄欲出漢中投梁州刺史桓希夜中處分將發城內已亂禁令不行將親近腹心百許人出城北至城門左右卽於閭中听玄面前後相殺交橫盈路玄僅得至船德宗入南郡

府玄旣下船猶欲走漢中玄屯騎校尉毛脩之誘以入蜀遂與石康等泝江而上達枳回洲爲益州參軍費恬等迎射之箭如雨下玄中流矢子昇輒拔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刃而登玄艦玄曰是何人也敢殺天子遷曰我自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玄首并石康等斬昇于江陵市傳送玄首梟于朱雀門玄旣敗桓謙匿於沮中桓振逃于華容之浦陰聚黨數千人晨襲江陵克之桓謙亦聚衆而出振旣至問玄子昇所在知昇已死欲殺德宗謙苦禁之於是爲玄舉哀諡爲武悼皇帝謙率羣官復立德宗振自爲都督八州鎮軍將軍荊州刺史謙復本



職又加江豫二州刺史後德宗益州刺史毛璩殺桓希  
於漢中桓振寇江陵爲唐興所斬其餘親從或當時擒  
獲或奔散外境數年之間並敗滅之

海夷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伐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  
僭號長子以跋父安爲將永爲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  
于長谷跋飲酒至一石不亂母弟素弗次丕次洪皆任  
俠放逸不修行業跋恭慎勤稼穡旣家昌黎遂同夷俗  
後慕容熙僭號以跋爲殿中左監稍遷衛中郎將後坐  
事逃亡旣而熙政殘虐民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等  
二十三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

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爲主以跋爲侍  
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  
弟太宗初雲爲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爲燕王置百官號  
年太平于時永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  
之太宗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爲跋所留語在什門傳泰  
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  
以爲兵氣言於跋曰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隔絕自古  
鄰國未有不通之理違義致忿取敗之道恐大軍卒至  
必致吞滅宜還魏使奉脩職貢跋不從太宗詔征東大  
將軍長孫道生率衆二萬討之跋嬰城固守不克而還



魏書卷九十七 及傳 十一  
神麤二年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爲世子攝  
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妾宋氏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  
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  
絕內外遣閹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惟  
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  
成其計乃言於跋弟文通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文通  
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男百餘人悉爲文通  
所殺

文通跋之少弟也本名犯顯祖廟諱高雲僭號以爲征  
東大將軍領中領軍封汲郡公跋立爲尚書左僕射改  
封中山仍爲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及自  
立乃與劉義隆交通延和元年世祖親討之文通嬰城  
固守文通營丘遼東成周樂良帶方玄菟六郡皆降世  
祖徙其三萬餘戶于幽州文通尚書郭淵勸其歸誠進  
女乞爲附庸保守宗廟文通曰負釁在前忿形已露降  
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文通廢其元妻王  
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王仁爲世子  
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大運有在家國已  
亡又慕容之譖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  
崇納之會世祖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朝



世祖遣兼鴻臚李繼持節拜崇假節侍中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已下文通遣其將封羽率衆圍崇世祖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凡城降徙其二千餘家而還文通遣其尚書高顯請罪乞以季女克掖庭世祖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文通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言於文通曰雖結婚和通而未遣侍子魏若大舉將有危亡之慮夫以重山之隘劉禪銜壁長江之難孫皓歸命况魏彊於晉氏燕弱于吳蜀願時遣世子

以恭大國之命然後收離集散厚布恩澤分賑倉廩以濟民乏勸督農桑以邀秋稔庶大業危而更安社稷可以永保安通大怒殺之世祖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蹙削上下危懼文通太常陽嶠復勸文通請罪乞降速令王仁入侍文通曰吾未忍爲此若事不幸且欲東次高麗以圖後舉嶠曰魏以天下之衆擊一隅之地以臣愚見勢必土崩且高麗夷狄難以信期始雖相親終恐爲變若不早裁悔無及也文通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盧等率衆迎之入和龍城脫其敝褐取文通精仗以賦其衆文通乃擁其城內士女



入于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歲又有  
鼠集於城西闐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  
相齧尾而渡宿軍地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  
和龍城生白毛長一尺二寸文通至遼東高麗遣使勞  
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文通慙怒稱制  
答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文通素侮高麗  
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待人質任王仁文通  
忿怨之謀將南奔世祖又徵文通於高麗高麗乃殺之  
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文通子朗邈朗子熙在  
外戚傳

島夷劉裕字德輿晉陵丹徒人也其先不知所出自云  
本彭城彭城人或云本姓項改爲劉氏然亦莫可尋也  
故其與叢亭安上諸劉了無宗次裕家本寒微住在京  
口恒以賣履爲業意氣楚刺僅識文字樗蒲傾產爲時  
賤薄嘗負驪騎諮議刁達社錢三萬經時不還達以其  
無行錄而徵責驪騎長史王謚以錢代還事方得了落  
魄不脩廉隅天興二年僭晉司馬德宗遣其輔國將軍  
劉牢之東討孫恩裕應募始爲牢之參軍恩北寇海鹽  
裕追勝之以功稍遷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劉牢之討桓  
玄裕參其軍事牢之降裕爲玄從兄桓脩中兵參軍孫



恩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玄遣裕征之裕破循于東陽永嘉循浮海奔逸加裕彭城內史及桓玄廢德宗而自立裕與弟道規劉毅何無忌潛謀舉兵桓脩弟思祖鎮廣陵道規劉毅先爲之佐天賜初裕與何無忌等旦候城門開率衆斬玄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其日劉毅道規等亦斬思祖因收衆濟江河內太守辛扈興恒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亦與裕剋是日取玄毅兄邁時在建業毅遣周安要之邁懼而告玄玄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裕率衆宿于竹里遇甫之於江乘裕執長刀直入其陳斬甫之進至羅

落橋又斬敷首玄使桓謙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裕又破之玄大懼乃攜子姪浮江南走裕入鎮石頭以德宗司徒王謐爲錄尚書領揚州刺史立留臺總百官裕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鎮軍將軍徐州刺史令道規等率衆追玄裕因是相署名位遣尚書王嘏等迎德宗燔桓溫神主于宣陽門外尋殺尚書左僕射王愉及其子綏納等裕以司馬遵爲大將軍承制入居東宮公卿以下莫不畢拜乃大赦惟玄等不在例是夜司徒王謐逃走劉毅以其手解德宗璽綬宜誅之裕以其償錢之惠固請免之乃遣丹陽尹孟昶迎焉



無忌道規至于桑落洲破桓玄諸將進據尋陽加裕都督江州劉毅復敗桓玄於崢嶸洲玄乃棄衆單舸奔走挾德宗奔于江陵裕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毅等平巴陵德宗復位於江陵改年曰義熙及還建業裕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飾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詐不受乃出鎮丹徒改授都督十六州餘如故又領兗州乃解青州盧循破廣州裕仍以循爲廣州刺史其黨琅邪人徐道覆爲始興相裕又都督交廣二州又封裕豫章郡公邑萬戶絹三萬匹加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裕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居於東府裕遣劉敬宣伐蜀爲譙道福所敗乃免敬宣官裕自降爲中軍將軍開府如故永興初慕容超大掠淮北執德宗陽平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驅掠千餘家而歸裕乃伐超遂屠廣固執超斬其王公以下三千人納口萬餘馬二千匹夷其城隍送超于建業斬之裕是行也徐道覆勸盧循令乘虛而出循從之於是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奔走江州刺史何無忌率軍至豫章戰歿于時羣議欲令德宗北徙渡江循遂寇湘中破劉道規於長沙敗劉毅於桑落洲席卷而下裕將孟昶諸葛長民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昶謂事必不濟乃自殺裕發



居人治石頭城道覆等至卽欲於新亭白石渚焚舟而  
上盧循曰大軍未至孟昶便逆自殺以此而推建業尋  
應有變但按甲守之不憂不濟也乃屯軍於蔡洲循乃  
率衆數萬上南岸至于丹陽郡遂遣焚京口金城姑熟  
寇掠塗中及江寧蕪湖循以阮賜爲豫州刺史裕中軍  
參軍尚靖宣城內史毛脩之破賜於姑熟獲其輜重賜  
乃退又加裕太尉中書監黃鉞裕受黃鉞盧循旣不戰  
乃告道覆曰師老矣可還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以三  
分有二之勢與下流爭衡猶可以濟也乃自蔡洲南退  
裕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裕又遣建威將軍孫季

高率衆自海道襲番禺裕自以舟師南伐季高乘海兼  
行奄至番禺循不以海道爲防旣至而覺衆乃大驚季  
高悉力而上四面攻之仍屠其城盧循父嘏及長史孫  
建之並以輕舟奔始興循與道覆率衆而下裕衆軍擊  
之循等還尋陽循欲遁於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諸  
軍乘勝而擊之循單舸徑還廣州道覆還始興裕還爲  
大將軍揚州牧班劔二十人本官如故徐道覆至始興  
猶據山澗劉蕃等攻之道覆先鳩妻子然後自殺盧循  
至番禺收衆攻季高劉蕃遣沈田子討之循奔走餘衆  
從嶺道襲合浦克之進攻交阯交州刺史杜惠度屢戰



克捷循投水而死裕自爲太尉中書監裕殺尚書左僕射謝混兗州刺史劉蕃裕旣權重便懷異志以荊州刺史劉毅頗有勇略又據上流之所心畏惡之遂自討毅遣參軍王鎮惡等襲江陵鎮惡至豫章口焚毅舟艦毅兵逆戰不能抗鎮惡馳入外城于時毅病乃阻內城鎮惡焚諸門攻之其徒乃潰毅自北門出走縊于道側斬屍於市誅其子姪裕至江陵誅南蠻校尉郝僧施衛軍諮議謝邵等裕本寒微不參士伍及擅時政便肆意殺戮以威懼下初以刀達縛之之怨誅其兄弟又以王愉謝混郝僧施之徒並皆時望遂悉害之分荊州爲湘州

裕自總督裕還於東府召諸葛長民屏人閑語密令壯士丁旡等出自幔後於座拉之長民墜地死於牀側亦以才雄見忌也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頗得衆心裕內懷忌憚神麌二年率衆討之遣龍驤將軍蒯恩等爲前軍裕進領荊州刺史加黃鉞雍州刺史魯宗之率其子軌會休之于江陵軌等軍敗乃與休之俱奔襄陽裕自領南蠻校尉休之等奔姚興裕爲太傅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餘如故裕又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增督南秦州尋督中外諸軍事裕志傾僭晉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



不許乃西伐姚泓自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尋領  
北雍州刺史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四十人子  
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給鼓吹一部左僕射  
劉穆之爲左僕射領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  
內外穆之謂龍驤將軍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關中卿  
其勉之鎮惡曰吾今不克咸陽誓不濟江而公九錫不  
至者亦卿之責矣裕率衆軍至彭城加鎮北將軍徐州  
刺史遣中兵參軍沈林子自汴入河冠軍檀道濟與王  
鎮惡步出淮肥裕將王仲德汎濟入河德宗封裕十郡  
爲宋公加相國九錫僭擬魏晉故事王鎮惡進至宜陽  
獨取潼關沈林子自襄邑屯于陝城姚泓諸將不能抗  
始裕入河西上太宗遣將軍娥清長孫嵩等屯於河畔裕  
遣朱超石劉榮祖等渡河長孫道生破之擒斬其將楊  
豐等裕遣將軍王仲德趙倫之率沈田子等入武關屯  
軍青泥沈林子由秦嶺會田子於堯柳城姚泓率衆數  
萬不戰而還裕至關頭鎮惡至渭橋破泓軍於橫門裕  
至長安執姚泓以歸斬于建業市裕以其子義真爲雍  
州刺史鎮咸陽進裕爲宋王增十郡置百官一擬舊制  
裕還彭城赫連屈丐掠渭陽義真遣沈田子率軍討之  
田子退軍陜上鎮惡往就田子議之田子斬鎮惡於幕



下又殺其兄弟羣從七人田子馳還云鎮惡有異志義  
真長史王脩執而斬之義真與左右多為不法王脩每  
裁割之左右咸怨白義真曰王脩以關中阻險兵食又  
足欲謀反叛宜早圖之義真遂遣左右殺脩裕聞之以  
朱齡石為雍州刺史義真發自長安將走江東諸將競  
收財貨次於灞上赫連昌率眾追之既至青泥義真大  
敗蒯恩與安西司馬毛脩之並被擒獲參軍段橫名犯  
高祖廟諱單馬負義真走歸朱齡石亦棄長安奔就龍  
驤將軍王敬先于曹公故壘既而城陷被執見殺德宗  
死裕立德宗弟德文裕又自增十郡裕遣司馬傅亮赴

建業令徵已入輔德文禪其位遂自號為宋改年為永  
初時泰常五年也裕既僭立頻請和通太宗許之六年  
裕遣其中軍將軍沈範索季孫等朝貢七年五月裕死  
子義符僭立太宗以其禮敬不足遣山陽公奚斤等率  
步騎二萬於滑臺渡河南討義符司州刺史毛德祖遣  
司馬翟廣領步騎三千來拒司空奚斤以千餘騎徇陳  
留太守嚴稜率眾降仍攻滑臺其東郡太守王景度奔  
走斬其司馬陽瓚德祖又遣其將竇應明攻輜重于石  
濟奚斤於土樓大破廣等乘勝徑至虎牢義符遣其將  
杜垣等與徐州刺史王仲德次湖陸太宗詔安平公叔



孫建等軍於泗濱口義符兗州刺史徐琰委尹卯城奔退於是泰山諸郡悉棄戍而走太宗詔蒼梧子公孫表等復攻虎牢義符遣將檀道濟率師赴救八年義符改年爲景平奚斤進攻金墉義符河南太守王涓之出奔太宗南巡至鄴奚斤自金墉還圍虎牢太宗又詔安平公叔孫建等東擊青州其刺史竺夔守東陽城濟南太守垣苗自梁鄒奔夔奚斤分軍攻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還項城斤又遣騎破高平郡所統五縣略居人二千餘家叔孫建以時暑班師檀道濟王仲德向青州遂不敢進太宗至虎牢囚幸洛陽乃北渡河斤克虎牢擒德祖

及其滎陽太守翟廣肅武將軍竇霸等義符豫州刺史劉粹屯項城不敢進斤遣步騎至許昌潁川太守索元德奔項城遂圍汝陽太守王公度突圍而出仍破邵陵掠萬餘口而還始光初義符司空徐羨之尚書令傅亮領軍謝晦等專其朝政收其廬陵王義真徙于新安郡殺之義符昏暴失德羨之等勒兵入殿時義符在華林舟中兵士競進殺其侍者扶義符出東閣廢爲營陽王遂徙于吳郡於金昌亭殺之

亮等立義符弟荊州刺史義隆號年元嘉遣使趙道生朝貢二年徐羨之傅亮等歸政於義隆不許三年義隆



信其侍中王華之言誅羨之傅亮遣其將檀道濟等討  
荊州刺史謝晦晦率眾東下謀廢義隆以討王華為辭  
破義隆將到彥之及聞道濟將至晦眾崩散晦走江陵  
乃攜其弟道等北走至安陸延頭為戍主光順之所執  
斬于建業八月義隆使其殿中將軍吉恒朝貢神龜二  
年又遣殿中將軍孫橫之朝貢三年又遣殿中將軍田  
奇朝貢尋遣其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  
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橫寇虎牢又遣其  
豫州刺史劉德武後將軍長沙王義欣至彭城為後繼  
到彥之寇碣磔分軍向虎牢及洛陽世祖詔河南諸軍  
收眾北渡以驕之尋詔冠軍將軍安頡等率眾自盟津  
渡攻金墉義隆建武將軍杜驥出奔遂乘勝進攻虎牢  
陷之斬其司州刺史尹冲叔孫建大破竺靈秀追至湖  
陸四年頡攻滑臺彥之與王仲德等焚舟棄甲走歸彭  
城義隆又遣檀道濟救滑臺叔孫建長孫道生擊之道  
濟至高梁山頡等攻剋滑臺擒其司徒從事中郎朱脩  
之等道濟走奔歷城夜乃遁還義隆青州刺史蕭思話  
亦棄鎮奔于平昌其東陽積粟為百姓所焚延和元年  
五月義隆又遣趙道生朝貢二年二月詔兼散騎常侍  
宋宣使於義隆且為皇太子結親九月義隆遣趙道生



魏書卷六十一 死傳  
貢馴象一太延二年三月義隆遣使會元紹朝貢義隆  
忌其司空檀道濟遂誅之道濟臨死脫幘投地曰乃復  
壞汝萬里長城三年三月義隆遣其散騎常侍劉熙伯  
朝貢且論納幣六月義隆女死不果爲婚五年十一月  
義隆遣黃延年獻馴象真君初義隆徙其弟大將軍義  
康於豫章二年其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義隆理義  
康義隆大怒收育殺之四年義隆遣使黃延年朝貢十  
二月義隆又遣黃延年朝貢是歲義隆梁州刺史劉真  
道將裴方明攻擊楊難當難當捨仇池將妻子來奔三  
年世祖詔琅邪王司馬楚之等討之西安將軍古弼平

西將軍元濟等邀義隆秦州刺史胡崇之於濁水破擒  
之餘衆奔漢中義隆立難當兄子文德爲秦州刺史武  
都王戌茹蘆弼等討平之義隆遂殺真道方明五年義  
隆復遣使朝貢六年其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以才學  
而不見用太子詹事范曄以家門淫汙爲世所薄與熙  
先及外生謝綜謀殺義隆立其弟前大將軍義康丹陽  
尹徐湛之告之乃誅曄等徙義康於安成郡御史監守  
七年詔諸軍掠濟陰金鄉等七縣并驅其青冀二州民  
戶而還北地人蓋吳聚衆反義隆以吳爲安西將軍雍  
州刺史封北地公規亂雍州詔諸軍討平之義隆好行



小計扇動邊民內起山苑窮侈極麗役使百姓江南苦  
之九年正月義隆遣使獻孔雀十一年二月世祖欲獵  
於雲夢發使告義隆勿相猜阻義隆請奉詔世祖南巡  
義隆邊城閉門拒守世祖忿之乃攻懸瓠分遣使者安  
慰降民其不服者誅戮之義隆汝南南頓汝陽潁川太  
守並棄城奔走義隆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遣參軍劉泰  
之臧肇之殿中將軍尹懷義程天祚等以千餘騎至汝  
陽永昌王位擊破之斬泰之肇之執天祚等義隆又遣  
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其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  
議參軍申坦等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及駿水陸並

進太子左衛率臧質統驍騎將軍王方回安蠻司馬劉  
康祖右軍參軍梁坦造許洛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  
鑠太尉江夏王義恭為諸軍節度梁南秦二州刺史劉  
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威將軍劉洪宗向汧隴護  
軍將軍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杜坦竟陵太守劉德願向  
武關義隆令王公妃主及其朝士牧守下逮富人通出  
私財以助軍費士庶死之南兗及青冀兗豫三吳簡發  
以配戎行揚南徐兗江州富民並四分之一建威司馬  
申元吉趣泗瀆蕭斌至碭礮王玄謨遣軍主王寶惠攻  
滑臺右軍蕭鑠遣中兵參軍梁坦等進軍小索世祖詔



諸軍援滑臺大敗王寶惠等王玄謨走還碣礮蕭斌遣  
申坦與梁坦垣護之據兩當城斌退還歷下及車駕渡  
河梁坦退走棄甲山積車駕發滑臺過碣礮義隆又遣  
雍州刺史竟陵王誕率其將薛安都柳元景等入盧氏  
進攻弘農詔洛州刺史張提率衆度嶺蒲城鎮將何難  
於風陵堆濟河秦州刺史杜道生三閩鄉元景退走十  
一月車駕從東安山出下邳義隆鄒山戍主魯陽陽平  
二郡太守崔邪利降楚王建南康侯杜道儁進軍清西  
至留城義隆鎮軍劉駿參軍馬文恭至蕭城軍主嵇玄  
敬至留城並爲覘候見官軍俱時退走永昌王仁攻懸  
瓠拔之獲義隆守將趙淮過定項城破尉武戍執其戍  
主進攻壽陽屯兵於孫叔敖家掠馬頭鍾離二郡義隆  
遣左軍將軍劉康祖赴壽陽與仁相遇仁大破之盡坑  
其衆斬康祖傳首示壽春獲其將胡盛之王羅漢等以  
所斬首使軍士曳之遶城三匝積之城西高與城齊劉  
鑠乃焚四郭廬舍嬰城固守車駕至盱眙淮泗義隆遣  
輔國將軍臧質率師至盱眙頓軍城北六軍於上流濟  
淮質遣司馬胡崇之等率所領於山上立營建威將軍  
毛熙祚據城前大浦詔攻二軍斬崇之熙祚等及佗首  
數千級衆悉赴水死淮南之民皆詣軍降高梁王那出



山陽永昌王仁於壽陽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風靡車  
駕登於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江義隆大懼欲走吳會  
建業士女咸荷檐而立義隆遣黃延年朝於行宮獻百  
牢貢其方物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婚非禮  
許和而不許婚初義隆欲遣軍侵境其臣江湛徐湛之  
贊成其事而義隆太子劭與蕭思話沈慶之謂義隆曰  
昔檀道濟到彥之無利而反今將帥士衆不及於前不  
可輕動兵甲時湛等在坐義隆使與慶之謀議慶之曰  
治國如治家耕當闢奴織當閭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  
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義隆大笑遂不納慶之言至是  
登石頭城樓而望甚有憂色歎曰若檀道濟在豈應至  
此劭乃委罪於江徐義隆曰此自吾意不關二人也正  
平元年正月世祖饗會於瓜步既許和好詔班師其江  
北之民歸降者數十萬計凡克南充豫徐兗青冀六州  
其軍鋒殺掠不可勝算時義隆江北蕭條境內搔擾義  
隆慮義康爲亂遣使殺之葬以侯禮義隆慙恚歸罪於  
下降義恭爲儀同三司蕭斌王玄謨並免所居職十月  
義隆遣其將軍孫蓋等朝貢興安九年義隆遣撫軍將  
軍蕭思話率其將張永等攻碣石詔諸軍擊破之永等  
退走思話遣建武將軍垣護之至梁山逆軍尚書韓茂



率騎逆擊之思話退還麋溝義隆又遣雍州刺史臧質  
向嶠陝梁州刺史劉秀之輔國將軍楊文德出子午豫  
州刺史長孫蘭遣騎破之秀之等僅以身免臧質柳元  
景薛安都等至關城並相繼敗走是年義隆太子劼及  
始興王休明令女巫嚴道育呪詛義隆事發義隆憤愧  
自失廢於政事乃議黜劼殺休明屢召尚書僕射徐湛  
之吏部尚書江湛侍中王僧綽等謀議僧綽曰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惟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  
如初無煩疑論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義隆曰卿  
可謂能斷大事此不可不殷勤三思義康始死人謂我

無復慈愛之道僧綽又云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易於  
裁弟難於廢子義隆默然休明母潘有寵於義隆義隆  
以廢立之謀告之潘請赦弗許遂告休明休明馳報劼  
劼知已當廢遂夜召左右隊主陳叔兒詹齋帥張超之  
任建之等摠二千餘人被甲自衛又召左衛率袁淑中  
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又呼左軍長史蕭斌  
劼曰朝廷信讒當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當入  
殿卿等必不得異乃遍拜告哀衆皆驚不得答袁淑良  
父曰自古無此類願加善思劼怒變色於是左右咸云  
伏聽令旨明晨斬劼守萬春門乃告門者曰我受敕



入有所收可助我督後隊令速劭又詐義隆敕云魯秀  
謀反汝明可守關將兵入討也故士卒信之超之等率  
十餘人走入雲龍門拔刃徑登含章殿義隆夜與徐湛  
之屏人閑語時猶未訖門戶並無侍衛義隆迫急以几  
自障兵刃交下五指俱落超之斬義隆徐湛之爲亂兵  
所害劭分遣掩江湛之斬之休明時在西州來進申堂  
劭又使兵殺休明母是日劭登殿受璽綬下書旨徐湛  
之江湛殺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劭心  
肝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卜世靈祚永享無窮思  
與億兆覃茲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爲太初

元年劭弟駿時爲江州刺史先以西陽蠻反義隆令東  
宮步兵校尉沈慶之襄陽太守柳元景司空中兵參軍  
宗慤並討之駿出次五洲斬劭使於軍門司徒義宣雍  
州刺史臧質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駿以沈慶之柳元  
景宗慤爲前軍駿諮議參軍顏竣專主軍謀劭葬義隆  
託疾不出臧質子敦逃走劭乃悉聚諸王及大臣徙入  
城內移南岸百姓渡淮貴賤皆被驅逼建業淆亂駿等  
發尋陽檄至劭乃移駿數子於侍中省義宣諸男於大  
倉屋以兵守之使其將魯秀王羅漢等爲水陸之備休  
明及蕭斌爲之謀主焚除淮中船舫駿至南州頓溧洲



令柳元景等擊劭劭衆崩潰奔走還宮義恭單馬奔駿  
勸卽位劭大怒遣休明就西省殺義恭子南豐王朗等  
十二人

駿乃僭卽大位于新亭於是擒劭休明並梟首大桁暴  
屍於市經日壞爛投之水中男女妃妾一皆從戮時人  
爲之語曰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  
弟殺兄興光元年駿改年曰孝建其中軍府錄事參軍  
周殷啓駿曰今七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  
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  
不相恤又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

俗弊如此駿不能革臧質遣使說荊州刺史南郡王義  
宣曰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  
前早有處分義宣使要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  
寶司州刺史魯秀等剋秋起兵爽時昏醉卽日便戴黃  
標稱建平元年板義宣爲天子遣信至建業迎弟瑜由  
是駿知爽反惶懼欲遣迎義宣其竟陵王誕執議不許  
乃遣左衛將軍王玄謨率衆討爽領軍將軍柳元景鎮  
軍將軍沈慶之討義宣臧質下戍大雷馳報義宣抗表  
以誅元景爲名遣軍就質使爽與質會于江上玄謨屯  
丘梁山義宣率衆至尋陽與質俱下雍州刺史朱脩之



不從義宣臧質進計曰今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守梁山玄謨必不敢動下官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其諮議劉謚之曰質不求前驅凶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義宣遣劉謚之就質步攻東壘義宣進自蕪湖赴梁山屯兵西岸玄謨拒質駿將軍護之薛安都又摧破之義宣衆潰因風放火焚其舟艦義宣閉船大泣因而避逸走至江陵荊州司馬竺超民具儀服迎之左右相率潰叛超民送付刺姦朱脩之於獄殺之太安二年駿改年爲大明駿於新亭造中興佛寺設齋忽有一

僧形貌有異衆皆愕然問其姓名答云名惠明從天安寺來言竟倏然而滅乃改爲天安寺至天安初而彭城歸國四年駿遣其將殷孝祖寇濟州高宗遣清水公封敕文等擊走之又詔征西將軍皮豹子擊孝祖於清東五年豹子還遂掠地至高平大獲而還駿以其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得士庶之心內畏忌之誕不自安乃治城多聚糧仗駿大怒貶誕爵爲侯遣兗州刺史垣閔給事中戴明寶討之誕遣衆出戰斬垣閔誕表駿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野怵忽咸懷憂懼陛下欲建百官羽儀星



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未方賜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殷勤屢加崇寵驃騎揚州旬月移受恩秩頻煩復賜徐兗仰屈皇輿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此何以忘庶希偕老永相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卽加誅揃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昔緣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罪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定蕩之期冀在旦夕右軍宣簡爰及武昌皆以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闈之醜豈可一二臨紙悲塞不止所言駿以沈慶之前軍討之親勞軍人賜以金帛慶之軍敗退傷者

十四五駿大怒將自往久乃拔之斬誕傳首誕母殷妻徐並自殺城內誅者數千人或先鞭殺而行戮並移首於石頭南岸以爲京觀至於風晨雨夜輒聞哀號之響駿淫亂無度蒸其母路氏穢汙之聲布於歐越東揚州刺史顏竣恃舊每戲弄之駿慙怒殺竣和平元年七月駿使其散騎常侍明僧暲朝貢二年三月又使其散騎常侍尹顯朝貢駿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謀將除駿參軍尹玄慶斬休茂是歲凡諸郡士族婚宦黠雜者悉黜爲將吏而人情驚怨並不服役逃竄山湖聚爲寇盜侍中沈懷文苦諫不納三年三月駿使其散騎常侍嚴靈



護朝貢以沈懷文數直諫付廷尉殺之駿寵姬殷死贈  
貴妃諡曰宣及葬龍山給鑾輅九旒黃屋左纛羽葆鼓  
吹班劔虎賁龍輻之麗功妙萬端山池雲鳳之屬皆裝  
以衆寶繡帷珠帶重鈴疊眊儀服之盛古今尠有駿自  
殷死常懷悲惻神情罔罔廢棄政事或親至殷靈牀酌  
奠酒飲之旣而慟哭流連不能自反其耽惛若此四年  
獵于烏江之榜口又游湖縣之滿山並與母同行宣淫  
肆意五年三吳大飢人食草木皮葉親屬互相販鬻劫  
掠蜂起死者不可勝數是年駿死

子子業立性尤凶悖其母疾篤遣呼子業子業曰病人

間多鬼那可往其母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  
生如馨兒六年改爲永光以奄人華願兒爲散騎常侍  
遊止必同越騎校尉戴法興屢相裁割願兒深以爲隙  
或謂法興爲眞天子子業爲膺天子願兒具以聞子業  
乃殺法興驃騎將軍柳元景尚書左僕射顏師伯欲廢  
子業立太宰義恭以告沈慶之慶之告子業子業出兵  
誅義恭遂剗剔支體抽裂心藏挑其眼睛投之蜜中謂  
之鬼目粽又殺柳元景顏師伯并諸子及弟姪乃改年  
爲景和子業除去喪禮服錦縠之衣以石頭城爲長樂  
宮東城爲未央宮北邸爲建章宮南宅爲長楊宮子業



自以昔在東宮不爲駿所愛及卽位常欲毀其墓乃遣發駿所寵殷氏冢殷死駿爲之造新安寺於是壞之復欲誅諸遠近尼僧遣使殺其新安王子鸞臨死歎曰惟願後身不復生天王家義恭旣誅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大懼遣典籤遽法生啓求還建業子業謂法生曰義陽謀反我正欲誅之法生懼禍走還彭城子業遣沈慶之率師伐昶法生至彭城昶便繕甲諸郡不從昶知事不捷遂來奔子業淫其姑稱爲謝氏爲貴嬪夫人加以殊禮虎賁劔戟出警入蹕鸞輅龍旂在貴妃之上卽義隆第十女其新蔡長公主也子業矯云主喪空設喪事而

實納之時其姊山陰主大兒愛狎淫恣過度謂子業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百數而妾惟一駙馬事不均平乃可如此子業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食湯沐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劔二十人每出遊與羣臣陪乘吏部褚淵以有風貌子業使淵侍主子業皆令廟別畫其祖父形像曾入裕廟指裕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次入義隆廟指義隆像曰此渠亦不惡但暮年中不免兒斫去頭次入其父駿廟指駿像曰此渠大好色不擇尊卑顧謂左右曰渠大齷鼻如何不齷之卽令畫工



黠駿像鼻其父子淫悖書契所無也子業又殺沈慶之  
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卽其新蔡主壻其湘東王彧及建  
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常被猜忌並欲誅之休仁每以  
調謔悅之故得推遷不死彧休祐形體肥大遂以寵盛  
稱之彧尤肥號曰猪王廷尉劉暉妾懷孕子業迎入宮  
冀其生男立爲太子及其生子遂爲大赦子業召其南  
平王鑠妃江氏偶諸左右江不從子業曰若不從當殺  
汝三子江猶不從乃鞭一百殺其子敬猷等巫覡云湘  
州有天子氣子業將南行以厭之未行前欲悉誅諸叔  
時彧被拘祕書省與子業左右阮佃夫等謀廢子業子

業出華林園共巫竹林堂前射鬼佃夫時爲內監乃以  
告外監典事朱幼主衣壽寂之細鎧主姜產之等寂之  
抽刃而前產之繼進子業引弓射寂之不中寂之乃斬  
其首

彧旣誅子業憂遽不知所爲休仁推立彧彧時失履徒  
跣登西堂備天子儀服呼諸大臣入見事無巨細稱令  
施行彧以豫章王子尚及山陰主爲子業所狎殺之十  
二月僭卽帝位改年爲泰始先是子業敕其弟子勛曰  
聞汝與何邁謀共廢我汝自量體氣何如孝武尋當遣  
使送藥與汝子勛長史鄧琬與錄事參軍陶亮等起兵



遣其黨俞伯奇出頓大電巴東太守孫仲之至于平石  
與陶亮並統前軍始或未知子勛起兵加子勛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符至尋陽鄧琬乃投於地攘袂而起曰殿  
下當開端門何黃閣之有與陶亮等徵兵馳檄建牙於  
桑厄時雍州刺史袁顓便勸子勛卽位琬乃立宗廟設  
壇場造乘輿法服立子勛爲天子卽位江州號義嘉元  
年子勛以袁顓爲尚書左僕射鄧琬爲尚書右僕射左  
司馬張悅爲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州郡並加爵號或乃  
遣領軍將軍王玄謨討之復遣其將沈攸之劉靈出據  
虎檻初或聞四方反亂憂遽不知所爲休仁請前鋒決

勝於是始有防禦之軍攸之軍至江州斬子勛或慮子  
勛弟松滋侯子房等年大終不相服休仁遂勸除之因  
誅駿舅子路休之等以陷子房兄弟於是殺駿子安陸  
王子綏及子房臨海王子瑱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  
邵陵王子元淮南王子孟臨賀王子產晉熙王子輿及  
子起子期子悅子頓初駿二十八男其餘先早夭及子  
業殺子鸞等至是盡殪之矣其骨肉相殘若此之甚或  
南新蔡太守常珍奇奉啓請降顯祖詔遣西河公元石  
京兆侯張窮奇率軍援之皇興元年正月或遣其散騎  
常侍貝思散騎侍郎崔小白朝貢初或遣其鎮軍張永



領軍沈攸之以大眾迎其徐州刺史薛安都安都聞示將發乃遣信請降顯祖詔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率騎二萬救之永等前後奮擊斬首凍沒死者不可勝數又其兗州刺史畢眾敬亦來降款至是徐兗及淮西諸郡青齊二州相尋歸附或又遣其中領軍沈攸之大子左衛率劉劬寇彭城兗州刺史申纂守無鹽時薛安都略有廣平順陽義成扶風諸郡沈攸之至下邳與元等戰敗而走初或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請歸順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率眾援之文秀等復叛歸或白曜進軍圍城二年克歷城獲道固或遣

其員外散騎常侍李豐朝貢或遣沈文秀弟文靜海道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期城白曜遣軍克之尋獲東陽城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王希涓朝貢四年六月或又遣員外散騎常侍劉航朝貢延興元年或於巖山射雉休祐從在後與其左右相失或遣壽寂之率諸壯士追躡休祐蹶令墜馬拉而殺之乃揚聲曰驃騎墮馬死召司徒休仁宿尚書下省鳩而殺之自或立之後民庶凋敝而宮殿器服多更興造初其卽位軍人多被超越或有不與戎勤寄名受賞阮佃夫等並被信委凡所談笑言無不行抽進阿黨咸受不次之位故佃夫左右乃



有四軍五校羽林給事等官皆市井傭販之人諂附而獲至綱紀不立風政頽敝境內多難民庶嗷然遂廣募義勇置爲部曲於是官品淪褫士人渾亂民衆顛顛咸願來奔矣或遣其司州刺史垣叔通爲益州刺史叔通極爲聚斂蜀還之貨過數千金知或好財先送家資之半或猶嫌少及叔通至建業遣詣廷尉或先令獄官留之於訊堂彌旬不得出叔通於是悉送其財然後原遣凡蠻夷不受鞭笞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叔通被賧刺史或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忻笑其妻王氏以扇鄣面獨無所言或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

樂何獨不視王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之爲忻適與此不同或大怒遣王起去或末年好事鬼神多所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駟馬字爲馬邊瓜以駟似禍字故也嘗以南苑借張永言且給三百年期訖更申其事皆如此又以宣陽門之名不善甚諱之其太后停屍漆牀移出東宮見之怒甚免中庶子官職局以下坐死者數十人內外常慮犯悞人不自保移牀治壁必祭土神文士爲辭祝事如大祭又更忍虐好殺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剗



新斷截者時遣窺覘淮泗軍旅不息荒弊積久府藏空  
虛內外百官普斷祿俸而或奢費過度務爲彫侈每所  
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三十次副三十須一物輒造  
九十枚境內騷然人不堪命或又以壽寂之有膽決乃  
殺之又追降休仁休祐爲庶人絕其屬籍諸子徙遠郡  
休祐母邢妻江付廷尉殺之遣員外散騎侍郎田廉員  
外散騎侍郎祖德朝貢又殺其巴陵王休若改年爲泰  
豫又遣田廉及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或又殺太  
子太傅王景文畏其族盛故也或死  
子昱僭立改爲元徽昱遣員外散騎常侍田惠紹員外

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其司空桂陽王休範奔尋陽舉  
兵右衛將軍蕭道成率衆軍出頓新亭越騎校尉張苟  
兒斬休範首其左右皆散道成遣送其首塗中遇賊遂  
棄於水中休範之徒乃詐曰殿下猶在新亭於是士庶  
奔馳候迎是夜休範將杜墨騾等又攻新亭東廂休範  
參軍江珉等破二縣六署竊掠金帛放諸徒隸由是徒  
衆復盛燒東宮津陽門乃領軍右府昱將陳顯達率所  
領至杜姥宅破墨騾軍主全景淵進平白壁宣陽津陽  
二門斬墨騾等昱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明曇徽員外散  
騎侍郎江山圖朝貢五年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



外散騎侍郎魚長耀朝貢承明初昱建平王景素據京  
口叛昱遣蕭道成前軍將軍周盤龍殿中將軍張倪  
奴討之攻陷京口斬景素太和初昱以其母數諫責之  
遂使太醫煮藥欲鳩之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  
作孝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初昱母  
陳氏本李道兒妾或納之生昱故世中皆呼昱爲李氏  
子昱每曰稱李將軍或自名爲李統昱直閣將軍中伯  
宗步兵校尉朱幼司徒左長史沈勃等欲廢昱昱親率  
羽林兵掩之乃躬運矛鋌手殺勃等闔門嬰稚莫不鬻  
截昱狂走逸遊不捨晝夜腹心所寄數十許人並執兵

刃爲人之牙爪路行逢人便加斫刺或入人家劫略財  
賄往來倏忽狀若鬼魅建業惶振並重關自守又搥拍  
鍼鑿錐錐之屬常以自隨或有忤意輒加酷暴搥陰刺  
心剖腹之誅日有十數常見臥屍流血然後爲樂無所  
誅害則憂思草草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造露車以  
銀爲杖具或乘以出入著小袴衫帶挾刀劍與營署女  
子通好自齎私服贈之常入壚肆飲酒輒與左右歌唱  
略民鷄犬躬自屠割內外畏惡人不自保昱往新安寺  
夕乃還殿寢於氈幄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等見其醉  
眠乃於幄斬之左右陳奉伯稱敕開承明門出送首於



直閣王敬則夜送昱首與中領軍蕭道成道成率左右數十人稱昱行還開承明門入殿云其皇太后令廢昱為蒼梧王

立昱弟揚州刺史安成王準初或晚年痿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其宮人所愛者養之準卽桂陽王休範子也荊州刺史沈攸之興兵討道成準改年爲昇明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散騎侍郎陶貞寶赴國計并貢方物準司徒袁粲丹陽尹劉秉中領軍劉韞前湘州刺史王蘊等以道成專恣潛謀圖之共推粲爲主要引沈攸之以

爲外援丹陽丞王遜告道成並斬之準遣員外散騎常侍何憺員外散騎侍郎孔暹朝貢三年正月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殷靈誕員外散騎侍郎苟昭先朝貢準尋禪位於道成居于東邨道成僭立封準汝陰郡王尋死於丹陽

史臣曰桓玄侏張馮劉乃厥疑窮凶極迷爲天下笑其夷楚之常性乎

魏書卷九十七終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書卷九十七

列傳

四十一



魏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六

劉應秋

承直郎

劉應秋

承直郎

劉應秋

承直郎

劉應秋

承直郎

劉應秋

勅重校刊

島夷蕭道成

島夷蕭衍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島夷蕭道成

島夷蕭衍

東城為蘭陵郡縣遂為蘭陵人

父承之常隨宗人蕭思

話征伐久乃得為其橫野司馬

以軍功仕劉義隆位至

右軍將軍道成少好武事

初從散冗每克征役前後為

討蠻小帥以堪勤劇見知

思話之鎮襄陽啓之自隨任

勅重校刊

島夷蕭道成

島夷蕭衍

島夷蕭衍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島夷蕭道成

島夷蕭衍

魏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六

劉應秋

承直郎



以統戍稍遷左軍中兵參軍每在疆場擾動邊民曾至  
談堤大敗而走劉駿時閒關僞職至建業令駿死子業  
以爲後軍將軍直閣子業死劉彧除右軍將軍時子業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等並舉  
兵彧加道成輔國將軍東討平定諸縣晉陵太守袁標  
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雲生皆棄郡奔走時徐州  
刺史薛安都遣從子索兒率銳衆渡淮徵道成拒焉以  
功封西陽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子勛遣臨川內史張  
淹自東嶠入規欲擾動三吳劉彧遣道成率三千人統  
軍主沈思仁拒淹淹便奔走張永沈攸之大敗於彭城

劉彧以道成爲冠軍將軍督諸軍事假節戍淮陰彧死  
子昱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  
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劭參掌朝事尋解衛尉加侍  
中戍石頭城劉休範舉兵以討王道隆等爲名治嚴數  
日便率大衆席卷而下道成等率衆拒戰事平以道成  
爲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兗兖徐青冀五州鎮軍將  
軍南兗州刺史持節侯如故後進爵爲公增邑二千戶  
劉昱凶虐日甚道成與直閣王敬則昱左右楊玉夫同  
謀殺昱迎弟準立之改年爲昇明時太和元年也道成  
移鎮東城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進位侍中司空錄尚書



事驃騎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五千  
戶給班劔三十人又進督豫司二州荊州刺史沈攸之  
舉兵討道成道成率衆入鎮朝堂司徒袁粲先鎮石頭  
據城與尚書令劉秉前湘州刺史王蘊謀討道成密信  
要攸之速下將爲內應不克粲與子最俱死秉父子踰  
城走於頡檐湖王蘊走向鬪場並見擒攸之至于夏口  
敗走與第三子中書郎太和單騎南奔華容縣俱自縊  
死道成又爲太尉增封三千戶班劔四十人甲仗百人  
入殿道成將有大志準侍中王儉請閒勸之道成曰卿  
言何我今當依事相啓言辭雖厲而意色甚悅儉諷動

在位乃加道成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  
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  
中郎掾屬各四人使持節侍中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  
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詐辭殊禮重申前命劔履上  
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  
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至諸王上加相國綠  
綬綬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於是建  
齊臺置百官以東府爲齊宮又增封十郡進公爲王尋  
僭大號封其主劉準爲汝陰王未幾而死於是高祖詔  
梁郡王嘉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元操三將出廣陵河



東公薛虎子三將出壽春以討之元操等攻其馬頭戍  
剋之道成遣其徐州刺史崔文仲攻陷荏眉戍詔遣尚  
書游明根討之又遣平南將軍郎大檀三將出朐城將  
軍白吐頭二將出海西將軍元泰二將出漣口將軍封  
延三將出角城鎮南將軍賀羅出下蔡道成梁州刺史  
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保率眾寇武興關城氏帥楊鼠擊  
破之叔保還南鄭梁郡王嘉破道成將盧紹之玄元度  
於朐山下蔡戍主棄城遁走又詔昌黎王馮熙爲西道  
都督與征南將軍桓康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自下蔡  
東出鍾離道成游擊一軍桓康於淮陽破之道成豫州

刺史桓崇祖寇下蔡昌黎王馮熙擊破之梁郡王嘉大  
破道成將俘獲二萬餘口送京師道成遣後軍參軍車  
僧朗朝貢先是劉準遣使殷靈誕荀昭先未反而道成  
僭立及僧朗至朝廷處之靈誕之下僧朗與靈誕競前  
後降人解奉君遂於朝會刃僧朗詔加殞斂送喪令還  
道成死

子贖僭立改年爲永明贖遣其驍騎將軍劉纘前將軍  
張謨朝貢八年又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司馬憲兼員外  
散騎侍郎庾弼朝獻九年遣輔國將軍劉纘通直郎裴  
昭明朝貢十年又遣昭明與冠軍參軍司馬迺之朝貢



隲初爲太子時特奢侈道成每欲廢之賴王敬則和諧  
隲性貪林常謂人曰唯崔慧景知我貧隲嘗至其益州  
刺史劉俊宅晝臥覺俊自捧金澡盤面廣三尺愛姬執  
金澡灌受四升以充沃盥因以奉獻隲納之其好利若  
此隲遊獵無度其殿中將軍邯鄲起上表諫隲殺之十  
三年遣平南參軍顏幼明冗從僕射劉思效朝貢十四  
年隲巴東王子響殺長史劉寅司馬席恭穆謀殺隲隲  
遣丹陽尹蕭順之討殺之十五年二月遣員外散騎常  
侍裴昭明員外散騎侍郎謝竣朝貢九月又遣司徒參  
軍蕭琛范縝朝貢十六年復遣琛與司徒參軍范雲朝  
貢又遣車騎功曹庾華南豫州別駕何憲朝貢十七年  
隲雍州刺史王奐與南蠻長史劉興祖論衆罪隲以興  
祖付獄令送還建業奐輒於獄殺之而云自死隲怒遣  
其直閤將軍曹道剛梁州刺史曹虎收奐奐閉門拒戰  
司馬黃瑤起於城內起兵攻奐殺之奐子祕書丞肅肅  
弟秉來降隲子長懋死立其孫南郡王昭業爲太孫隲  
遇疾暫絕其子竟陵王子良在殿內昭業未入中書郎  
王融戎服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  
隲旣蘇昭業入殿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隲死  
昭業立十數日收融付廷尉殺之昭業生而爲其叔子



良所養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  
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妻何氏擇其中美貌者與交通密  
就富商大賈取錢無數既與子良同居未得肆意子良  
移西邸昭業獨住西州每至昏夜輒開後閣與諸小人  
共至諸營署恣淫宴凡諸不逞皆迭加爵位許以南面  
之日便即施行皆疏官位名號於黃牋紙與之各各囊  
盛帶之肘後昭業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聞之相與謀  
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打  
及爲大物所傷殘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宥又禍年各  
已七十餘生寧足吝也數日仁祖天翼皆自殺昭業父

長懋自患及死昭業侍奉憂哀號毀過禮及還私室與  
所親愛欣笑酣飲備諸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截壁爲  
閣於母房內往何氏閒每入輒彌時不出躋至東宮昭  
業迎拜號慟絕而後蘇躋自下輿抱持之寵愛隆重初  
昭業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其父死謂  
由楊氏之力加倍敬信楊氏子珉亦有美貌何氏尤愛  
悅之昭業呼楊氏爲婆劉氏以來民間亦作楊婆兒歌  
蓋爲此也及在東宮躋有疾令楊氏日夕祈禱令躋早  
死與何氏書於紙中作一大喜字作小喜三十六字遶  
之躋謂其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已來一委宰相汝



多厝意五年以後勿復委人臨死執昭業手曰阿奴若  
憶翁當好作如此者再而死于良時在中書省昭業疑  
畏使虎賁中郎將潘淑領百人屯太極殿西階以防之  
大斂之始呼贖伎人備舉衆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  
哽咽流涕及成服悉遣諸王還第子良固乞留過贖葬  
不許昭業素好狗馬立未十日便毀贖所起招婉殿以  
殿材乞閹人徐龍駒造宅於其處爲馬埒馳走墜馬面  
額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以梁肉奉之  
贖將葬喪車未出端門昭業便稱疾還內裁入閣便於  
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時司空王敬則問射聲

校尉蕭坦之曰便如此不當忽忽邪坦之曰此政當是  
內人哭聲響徹耳自贖葬後昭業微服而出遊走里市  
又多往其父母陵隧中與羣小共作鄙藝擲塗賭跳放  
鷹走狗諸雜狡獪日日輒往以此爲常朝事大小皆斷  
於尚書令蕭鸞初蕭贖聚錢上庫至五億萬齋庫亦出  
三億萬金銀布帛絲綿不可稱計至此歲末所用過半  
皆賜與左右廝卒之徒及至廢黜府庫空盡昭業在內  
常著紫綿紅繡雜衣或錦帽改年爲隆昌以黃門郎周  
奉叔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奉叔諂諛爲事昭業甚悅  
之而專恣跋扈無所忌憚常從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闈



門衛莫敢訶止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徐龍駒自東宮齋師以便佞見寵構造姦邪以取容媚凡諸鄙黷雜事皆龍駒所勸誘也昭業爲龍駒置美女伎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昭業畫勅左右侍直與昭業不異蕭鸞固請誅之楊珉及母亦並下獄死珉及母爲昭業所寵恩情特隆賞賜傾府藏珉爲何氏所幸常居中內侍蕭鸞初令衛尉蕭謙征北諮議蕭坦之請誅珉何氏與昭業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乃耳語於昭業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昭業呼何氏曰阿奴暫起去坦

之乃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聞彰遐邇此事自古所無恐必誤官事昭業不得已乃許之俄勅原之已行刑矣益州刺史劉悛罷任還昭業以其饋奉不豐收付廷尉將加大辟悛弟中書郎繪乞以身代得不死禁錮終身昭業與其父寵姬霍氏淫通納之後宮蕭鸞謀廢之率衆而入時昭業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兵至拔劍起拒鸞鸞自殺之左右死者十餘人

鸞立其弟昭文自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驃騎大將軍開府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加班劔三十人封宣城郡公二千戶以兵五千人出鎮東城殺其鄱陽王錡隨



王子隆遣中護軍王玄邈殺昭文南兗州刺史安陸王  
子敬豫州刺史王廣之殺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又殺  
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郢州刺史晉熙王鈇南豫州刺史  
宜都王鑑鸞加黃鉞進授都督中外諸軍太傅領大將  
軍揚州牧增班劔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劔履上殿  
人朝不趨贊拜不名封宣城郡王食邑五千戶使持節  
中書監錄尚書並如故又殺昭文桂陽王鑠衡陽王鈞  
江夏王鋒廬陵王子卿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乃廢  
昭文爲海陵王尋死鸞僭立焉  
鸞字景栖其叔父道成寵愛之過於諸子蕭贖末爲尚

書左僕射甚親委之贖死遂秉朝政既殺昭業專權酷  
暴屠滅贖等子孫既而自立時太和十八年也號年建  
武其宣德太僕劉朗之游擊將軍劉瓌之坐不贖給兄  
子致使隨母他嫁免官禁錮時論者謂薄義之由實自  
鸞始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高祖詔行征南將  
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大將軍劉昶出義陽徐州刺  
史元衍出鍾離平南將軍劉藻出南鄭車駕南伐十九  
年鸞龍陽縣開國侯王朗自渦陽來降左將軍元麗大  
破鸞將擒其寧州刺史董蠻車駕濟淮幸八公山巡淮  
而東發鍾離將臨江水司徒馮誕薨乃詔班師遣使臨



江數鸞罪惡鸞殺其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真二十一年車駕討鸞鸞前將軍韓李萬弋陽太守王嗣之後將軍趙祖悅等十五將來降大破鸞軍於江北獲其將軍王伏保等車駕遂巡沔東而還鸞將王曇紛等萬餘人寇南青州黃郭戍主崔僧淵擊破之悉虜其衆又剋新野城斬鸞輔國將軍新野太守劉忌鸞湖陽戍主蔡道福赭陽戍主成公期及軍主胡松舞陰戍主輔國將軍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及直閣將軍軍主鮑舉南鄉太守席謙並委戍走擒瑤起鮑舉鸞又殺其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

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車駕幸南陽進攻宛北城拔之冠軍將軍南陽太守房伯玉以城降又大敗鸞平北將軍崔慧景黃門郎蕭衍於鄧城斬獲首虜二萬有餘鸞憂怖遂疾甚乃大赦改年爲永泰其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將以誅鸞鎮北諮議謝眺敬則女夫也告之敬則敗而死鸞死子寶卷僭立二十三年春寶卷改元爲永元遣其太尉陳顯達率崔慧景攻馬圈城詔前將軍元英討之寶卷遣將寇順陽詔振威將軍慕容平城率騎討之顯達攻陷馬圈城車駕南伐詔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斷均口



顯達戰敗潰圍夜走斬其左軍將軍張子順賊將蔡道  
福成公期等數萬人棄順陽遁走寶卷昏狂政出羣豎  
其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不克見殺并殺其右僕射蕭  
坦之左衛將軍曹虎領軍將軍劉暄尋殺司空徐孝嗣  
左僕射沈文季前撫軍長子沈昭略其太尉江州刺史  
陳顯達舉兵襲建業不果而死景明初寶卷豫州刺史  
裴叔業以壽陽降寶卷遣其衛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  
州刺史步道伐壽陽頓軍小峴詔遣軍司李煥及統軍  
奚康生楊大眼等率衆入壽陽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  
車騎將軍王肅率步騎十萬赴之寶卷遣將胡松李居

士率衆萬餘屯死虎陳伯之水軍沂淮而上以逼壽春  
勰肅大破之斬首萬數陳伯之又寇淮南勰破之肥口  
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寶卷將吳子陽劉元超於長風寶  
卷遣侍中崔慧景率諸軍自廣陵水路欲赴壽陽慧景  
見寶卷狂虐不復自保及得專征欣然卽路慧景子覺  
時爲直閣與之密期慧景至廣陵覺遂出奔慧景過廣  
陵數十里便回軍還時廣陵闕鎮司馬崔恭納之因率  
衆濟江遂攻建業寶卷嬰城自守寶卷豫州刺史蕭懿  
擊破慧景擒殺之慧景旣死寶卷便自得志無所忌憚  
日日出遊愛幸茹法珍梅虫兒等及左右應勅捉御刀



之徒並專國命民間謂之刀勅寶卷每常輕騎戎服往此諸家與之讌飲此等每有吉凶寶卷輒往弔慶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惟置空宅而已所往之處既無定所官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面人南出驅北面人旦或應出夜便驅遣吏司奔馳叫呼盈路老少震驚啼號塞路處處禁斷不知所適疾患困篤者悉輿去之其有無人輿者匍匐道側主司又加捶打絕命者相繼還宮之時常至半夜左右輒入富室取物蕩盡前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守視及家人還鼠食敬賓兩眼都盡如此者非一寶卷酷亂逾甚其尚書令蕭

懿雖有大勳忌而殺之并殺其弟衛尉卿蕭暢世宗詔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三萬人圍寶卷輔國將軍北新安豐二郡太守胡景略於建安城剋之擒景略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據襄陽舉兵伐之荊州行事蕭穎胄應衍三月穎胄叛寶卷以南康王寶融爲天子於是寶融僭卽帝位穎胄爲侍中尚書令衍爲左僕射都督征討諸軍征東大將軍使持節如故穎胄請封寶卷爲虞陽縣侯寶融不許又封涪陵王穎胄監八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假衍黃鉞蕭衍軍至沔口郢州嬰城自守寶卷又殺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秀黃門郎蕭寅寶卷



昏暴日甚內外不堪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等於石頭  
迎寶卷弟寶夤率城內文武向其臺城百姓空手隨從  
者萬數會日暮城門閉不剋衍兵至建業所在棄寶卷  
降之衍兵入宮寶卷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  
及睡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閣已閉闔人禁  
防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也直後張齊斬首  
送衍衍追封東昏侯廢其皇后太子爲庶人衍殺寶卷  
弟湘東王寶晳衍又殺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松桂陽  
王寶貞其建安王寶夤來奔尋逼寶融禪位於已封爲  
巴陵王宮于姑熟寶融尋暴死

島夷蕭衍字叔達亦晉陵武進楚也父順之蕭蹟光祿  
大夫衍少輕薄有口辯歷王儉衛軍府戶曹屬累遷爲  
蕭鸞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南伐  
詔諸軍圍襄陽衍時率衆來援爲武衛將軍宇文福所  
破單騎走免蕭鸞末出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鸞死子  
寶卷立殺衍兄懿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西上  
聲云之郡實令襲衍山陽至荊州爲蕭穎胄所殺景明  
二年衍乃與穎胄推寶卷弟荊州刺史寶融爲主號年  
中興舉兵伐寶卷其年十二月剋建業殺寶卷及其妻  
子衍爲大司馬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建安郡公邑萬戶



魏書卷九十八 列傳 三十一  
三年又自爲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爲梁王衍尋僭立自稱曰梁號年天監五月揚州小峴戍主党法宗襲衍大峴戍破之擒其龍驤將軍邾菩薩送京師衍又遣將張囂寇揚州州軍擊破之斬二千餘級四年三月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戍主奇道顯攻衍陰山戍破之斬其龍驤將軍都亭侯梅興祖仍攻白藁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吳道爽等獲數千級衍又遣其徐州長史潘伯憐屯軍淮陵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又據九山澄遣軍並擊破之斬伯憐擒明素衍將吳子陽寇白沙中山王英大破之斬千數衍梁州刺史平陽縣開國侯翟遠

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陳虎牙來降正始元年正月衍將趙祖悅屯據東關江州刺史陳伯之擊破之二月衍將姜慶真襲陷壽春外郭州軍擊走之中山王英圍衍鍾離衍遣冠軍張惠紹率衆軍送糧於鍾離任城王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邀擊於邵陽大破之生擒惠紹并其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悅等十將斬獲數千級惠紹衍舅子也衍乃移書求之朝議欲示威懷遂聽惠紹等還三月元英破衍將王僧炳於樊城八月英又攻衍義陽克之破衍將馬仙琕擒其冠軍將軍蔡靈恩等十餘將九月衍霍州刺史田道龍義州刺史張宗



之遣使內附十二月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據漢中內附詔尚書邢巒率眾赴之二年四月巒頻破衍軍遂入劔閣執其輔國將軍范始男送京師巒又遣統軍王足破衍諸將斬其輔國將軍馮文豪等六月衍遣將王超宗寇邊揚州刺史薛真度大破之俘斬三千級七月王足又大破衍眾斬其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王明達等三十餘將俘虜二千五百人九月衍湘州刺史揚公則率眾寇壽春揚州刺史元嵩擊破之斬獲數千級三年正月衍徐州刺史昌義之寇梁城江州刺史王茂先寇荊州屯河南城平南將軍陳伯之擊義之平南將

軍楊大眼擊茂先並大破之斬其輔國將軍王花俘斬二千茂先逃潰追奔至於漢水拔其五城將軍宇文福略衍司州俘獲千餘口二月還五月衍將蕭昞寇淮陽張惠紹寇宿豫蕭密寇梁城韋叡寇合肥平南將軍奚康生破惠紹斬其徐州刺史宋黑七月衍徐州刺史王伯敖入寇陰陵中山王英大破之斬將二十五人首虜五千衍又遣將桓和屯孤山冠軍將軍桓方慶屯固城龍驤將軍矯道儀屯蒙山八月安東將軍邢巒擊和破之將軍元常攻克固城統軍畢祖朽攻克蒙山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有餘衍又遣張惠紹屯宿豫蕭昞屯淮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書卷九十八  
列傳  
七十五



陽九月都督邢巒大破之斬其大將藍懷恭等三十餘人惠紹蕭昞並棄戍南走追斬數萬級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密右僕射柳惔徐州刺史昌義之等屯據梁城中山王英大破之密等棄城沿淮東走追奔至於馬頭衍冠軍將軍馬頭戍主朱思遠棄城走擒衍將三十餘人斬獲五萬有餘十月衍征虜將軍馬仙琕率眾三萬寇義陽郢州刺史婁悅以州軍擊走之永平元年十月懸瓠城民白早生據州反叛衍遣將齊荀仁等四將以助之詔尚書邢巒率騎討之巒攻克懸瓠斬早生擒荀仁俘衍眾三千餘人初早生之反也世宗遣主書董

紹銜詔宣慰紹爲早生所執送之於衍衍乃厚資遣紹令奉書朝廷請割宿豫內屬以求和好時朝議或有異同世宗以衍辭雖款順而不稱藩詔有司不許十二月衍寧朔將軍張凝等率眾寇楚城中山王英破擒之衍將馬仙琕據金山郢州刺史婁悅擊走之二年正月中山王英攻克衍長薄戍殺傷數萬仍攻拔武陽關擒衍雲騎將軍松滋縣開國侯馬廣冠軍將軍遷陵縣開國子彭瓮驍騎將軍當陽縣開國伯徐元秀等二十六將俘獲七千餘人又進攻黃峴西關衍將軍馬仙琕棄西關李元履棄黃現遁走四年春三月衍琅邪郡民王萬



壽等斬衍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帶眇山戍主  
劉晰并將士四十餘人以城內屬徐州刺史盧昶遣兼  
郟城戍副張天惠率衆赴之而衍郁洲已遣二軍以拒  
天惠天惠與萬壽等內外齊擊俘斬數百昶仍遣琅邪  
戍主傅文驥入城據守衍又遣將張稷馬仙理等攻圍  
文驥詔昶率衆赴之而文驥以糧盡降衍昶遂失利而  
還延昌二年二月郁洲徐玄明斬送衍鎮北將軍青冀  
二州刺史張稷首以州內附三年六月衍遣衆寇九山  
荊州刺史桓叔興大破之斬其虎旅將軍蔡令孫冠軍  
將軍席世興貞義將軍藍次孫四年二月衍寧州刺史

任太洪率衆寇關城益州長史成興孫擊破之熙平元  
年正月衍遣其恒農太守王定世等寇邊都督元志破  
之斬定世悉俘其衆衍豫州刺史趙祖悅率衆數萬偷  
據硤石詔鎮南將軍崔亮鎮軍將軍李平討克之斬祖  
悅傳首京師衍衡州刺史張齊寇益州刺史傅豎眼討  
之斬其將任太洪齊遁走初衍每欲稱兵境上闕伺邊  
隙常爲諸將摧破雖懷進趣之計而勢力不從遂於浮  
山堰淮規爲壽春之害肅宗詔征南蕭寶夤率諸將討  
之大破衍衆於淮北秋九月堰自潰決漂其緣淮城戍  
居民村落十餘萬口流入於海正光元年衍改稱普通



至三年其弟子西豐侯正德棄行來奔尋復亡歸行初  
忿之改其姓爲背氏旣而復焉封爲臨賀王五年九月  
行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外郭刺史長孫稚擊走之孝  
昌元年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行遣豫章王  
綜鎮彭城綜蕭寶卷之遺腹子也初行平建業因納其  
母吳氏吳氏先有孕後生綜行謂爲己子甚寵愛之綜  
旣長母密告綜綜遂潛圖叛行旣鎮彭城及大軍往討  
綜乃拔身來奔餘將退走國軍追躡所獲萬計行初聞  
之慟哭氣絕甚爲慙惋猶云其子言其病風所致時人  
咸笑之三月行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

庸太守姜平洛寺入寇直城梁州刺史傅豎眼遣息敬  
紹率衆大敗之擒斬三千人休儒等遁走四月行益州  
刺史蕭潤猷遣將樊文熾等率衆圍小劔戍益州刺史  
郗虬遣子子達行臺魏子建遣別將淳于誕拒擊之五  
月誕等大破文熾俘斬二萬擒其次將蕭世隆等十二  
人文熾走免是歲行又改年爲大通二年七月行將元  
樹湛僧珍等寇壽春又攻逼新野詔都督魏承祖討破  
之三年二月行將成景雋寇彭城行臺崔孝芬率諸將  
擊走之建義元年行遣其將曹義宗寇荊州大都督賈  
穆大破之生擒義宗檻送京師初余朱榮入洛北海王



魏書卷九十八 列傳 第七十八  
顯奔於衍衍以顯爲魏主資顯士馬令其大將陳慶之  
部率途顯永安二年夏遂入洛陽車駕還討破走之唯  
慶之一身走免自餘部衆皆見俘執閏月巴州刺史嚴  
始欣據州入衍衍遣將蕭玩張鴻等率衆赴援都督元  
景夏率益梁二州軍討之三年正月斬始欣行衆敗走  
又斬蕭玩等首俘獲萬餘人普泰元年春南青州刺史  
茹懷朗遣部將何寶率步騎三千擊衍守將於琅邪擒  
其雲麾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沈預斬其宣猛將軍齊州  
刺史劉相如永熙元年夏衍遣其鄴王元樹及譙州刺  
史朱文開入據譙城東南道行臺樊子鵠率諸軍攻克

之擒元樹文開等送於京師天平元年十月衍雄信將  
軍紀耕率衆入寇嶧嶧都督曹仲尼破走之斬其軍主  
沈達閔莊等二年正月衍將湛僧珍寇南兗州州軍擊  
破之行臺元晏又破湛僧珍等於項城虜其闕二刺史  
楊暉二月衍司州刺史陳慶之郢州刺史田朴特等寇  
邊豫州刺史堯雄擊走之五月衍仁州刺史黃道始寇  
北濟陰徐州刺史任祥討破之十月衍將梁秉儁寇單  
父祥又大敗之俘斬萬餘人十一月衍雍州刺史蕭恭  
遣將柳仲禮寇荊州刺史王元軌破之於牛飲斬其將  
張殖王世興是年衍又改號爲中大通三年五月豫州



刺史堯雄攻衍白苟堆鎮克之擒其北平太守苟元曠  
十月行臺侯景攻陷衍楚城獲其楚州刺史桓和兄弟  
四年九月行青冀二州刺史徐子彥寇圍城南青州刺  
史陸景元擊走之先是益州刺史傅和以城降衍衍資  
送和令申意於齊獻武王求通交好王志綏邊遠乃請  
許之四年冬行遣其散騎常侍張臯通直常侍劉孝儀  
通直常侍崔曉朝貢二年夏又遣散騎常侍沈山卿通  
直常侍劉研朝貢興和二年春又遣散騎常侍柳豹通  
直常侍劉景彥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陸晏子通  
直常侍沈景徽朝貢是年衍改號大同三年夏又遣散  
騎常侍明少遐通直郎謝藻朝貢四年春又遣散騎常  
侍袁狎通直常侍賀文發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  
劉孝勝通直常侍謝景朝貢武定元年夏又遣散騎常  
侍沈衆通直常侍殷德卿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  
蕭確通直常侍陸緬朝貢二年秋又遣散騎常侍徐君  
房通直常侍庾信朝貢四年夏又遣散騎常侍蕭瑳通  
直常侍賀德瑒朝貢五年春又遣散騎常侍謝蘭通直  
常侍鮑至朝貢朝廷亦遣使報之十餘年間南境寧息  
六年衍又改號爲中大同其年又改爲太清是歲司徒  
侯景反遣使通行請其拯援衍惑景遊說遂絕貢使衍



子綱及朝臣並切諫以爲不可行不從乃遣其兄子豫  
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北兗州刺史胡貴孫等寇逼徐州  
與侯景爲聲援仍堰泗水以灌彭城齊文襄王遣行臺  
慕容紹宗儀同三司高岳潘相樂等率衆討之紹宗檄  
衍境內曰夫乾坤交泰明聖興作有冥運行之力俱盡  
變化之途抱識含靈融然並至呈形賦命混而同往所  
以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萬國受賜而  
無迹豈徒鑿其耳目易其心慮悟以風雲一其文軌使  
夫日月之照一私雨露之施均洽運諸仁壽之域納於  
福祿之林自晉政多僻金行淪蕩中原作戰鬪之場生

民爲鳥獸之餌則我皇魏握玄帝之圖納水靈之祉駕  
雲車而自北策龍御以圖南致符上帝援溺下上怪物  
殛死淫水不作運神器於顧眄定寶命於踟蹰恢之以  
武功振之以文德宇內反可封之俗員首識堯舜之心  
沙海荒忽之外瀚漠羈縻之表方志所不傳荒經所不  
綴莫不繩谷鈞山依風託水共仰中國之聖同欣大道  
之行唯夫三吳百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自  
僞晉之後劉蕭作慝擅僭一隅號令自己惟我祖宗馭  
宇愛民重戰未極謀臣之畫不窮節將之兵聊遣行人  
降以尺一圓臺已築黃屋輒去賜其几杖置之度外蕭



行輕險有素士操茂聞睥睨君親自少而長好亂樂禍  
惡直醜正巧用其短以少爲多茲惑愚淺大言以驚俗  
驅扇邪僻口兵以作威曲體脅肩搖脣鼓舌候當朝之  
顧指邀在位之餘論遂汗辱冠帶偷竊藩維及寶卷昏  
狂下不堪命曾無北面有犯之節遽滅人倫在三之禮  
憑妖假怪鬼語神言稱兵指闕傾朝鳩主陵虐孤寡聾  
愚士民天不悔禍姦醜得志內恣彫靡外逞殘賊驅羸  
國之兵迫糊口之衆南出五嶺北防九江屯戍不解役  
無寧歲死亡矢刃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哭泣者無已傷  
瘠者不絕託身人上忽下如草遂使頑嚚子弟肆行淫

虐狡猾羣小縱極貪恠剝割蒼生肌肉略盡剝剔黔首  
骨髓俱罄猛虎未方其害餓狼詎伴其禍喋喋周餘救  
死無地至於矯情飾詐事非一緒毒螫滿懷妄敦戒業  
躁競盈胷謬治清靜至乃大興寺塔廣繕臺堂昭陽到  
景垂珠銜璧崢嶸刻削千門萬戶鞭撻疲民盡其筋骨  
延壤運石悲歌掩途死而可祈甘同仙化智淺謀疎曾  
不自揆過桐栢之流翻爲已害子亡齊之胤忽爲戎首  
書契迄茲罕聞其事至於廢捐冢嫡崇樹愚子朋黨路  
開彼我側目疾視扼腕十室而九趨足有待良亦多人  
二紀於茲王家多故始則車馳之警終有驚墜之哀神



祇痛憤寓縣崩震於是故相國齊獻武高王感天壤之  
慘黷激雲雷以慨然仗高義而率民奮大節以成務爰  
有匡國定霸之圖非直討賊雪恥之舉於是叡略紛紜  
靈武冠世盪滌逋孽尊主康邦皇上乘歷受圖天臨日  
鏡道隨玄運德與神行既而元首懷舞戚之風上宰薄  
兵車之會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舟車遵溯川陸光華  
亭徼相望欣然自泰反肉還童不待羊陸雖嘉謀長算  
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兩獲其泰王者之信明如四時豈  
輒爲人君父二三其德書而不法可不惜哉侯景一介  
役夫出自凡賤身名淪沒無或可紀直以趨馳便習見

愛余朱小人叨竊忝名位及中興之際義旗四指元  
惡不赦實在羣胡景荷人成拔籍其股肱主人有丹頸  
之期所天蹈族滅之釁雖不能蔽捍左右以命酬恩猶  
當慘顏後至義形於色而趣利改圖速如覆手投身麾  
下甘爲僕隸獻武王棄其瑕穢錄其小誠得廁五命之  
末預在一隊之後參跡驅馳庶其來効長鞭利鍛術以  
制之旣關隴逋誅每事經略以河南空虛之地非兵戰  
之衝薄存掎角聊示旗鼓豈資實效寄以遊聲軍機催  
勒蓋唯景任總兵統旅別有司存而愚褊有積愆悞遂  
甚犯違軍紀仍自猜貳禍心潛構翻爲亂階負恩棄德



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如脫屣棄少弟  
如遺土羣子陸陸妻姪成行慕姜兒之爽言蔑伯春之  
宛轉跳梁猖蹶夫欲誰欺比之梟獍異類同醜欲擬虵  
鼠顧匪其倫及遠託關右委命寇逆寶炬定君臣之分  
黑獺結兄弟之親授以名器之尊救其重圍之死憑人  
繫援假人鼻息俄而忘恩背惠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  
首無託以金陵適逃之藪江南流禦之地甘辭卑體進  
熟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叛豎救命豈將擇音偽朝  
大夫幸災忘義主耄於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  
圖竊寶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夫安危有

大勢成敗有恒兆不假離朱之目不藉子野之聽聊陳  
刺心之說且吐伐謀之言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  
樂業百靈效祉雖上相云亡而伊陟繼事秉文經武虎  
視龍驤驅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銳擊刺猶雷電合  
戰如風雨控弦躍馬固敵是求蠕蠕昔遭離亂輻分瓦  
裂匹馬孤征告困於我國家深敦隣附愍其入懷盡憂  
人之禮極繼絕之義保衛出於故地資給唯其多少存  
其已亡之業成其莫大之基深仁厚德鏤其骨髓引領  
思報義如手足吐谷渾深執忠孝膠漆不渝萬里仰德  
奏款屬路並申以婚好行李如歸蠕蠕境斜界黃河望



通幽夏飛雪千里層冰洞積北風轉勁實筋角之時  
寒方猛正氈裘之利吐谷渾疾彼凶逆疆兵歲舉傾河  
及鄯塵通隴峽驅龍池之種藉常勝之氣二方候隙企  
其移踵加以獨孤如願擁衆秦中治兵劫脅黑獺北備  
西擬內營腹心救首救尾疲於奔命豈暇稱兵東指出  
師函谷且秋風揚塵國有恒防關河形勝之際山川襟  
帶之所猛將精兵基峙岳立又寶炬河陰之北黑獺亡  
山之走衆無一旅僅以身歸就其不顧根本輕懷進趣  
斯則一勞永逸天贊我也言之旦旦日月經天舉世所  
知義非徒語持此量之理有可見則侯景遊辭莫非虛

誕夫景繩樞席牖之子阡陌鄙俚之夫遭風塵之會逢  
馳騫之日遂位在二吏邑啓千社揣身量分又當止足  
而乃周章去就離跂不已夫豈徒爾事可摧揚度其衆  
叛親離守死不暇乃聞將棄懸瓠遠赴彭城老賊姦謀  
復將作矣固揚聲赴助計在圖襲吞淵明之衆招厭虐  
之民舉長淮以爲斷仍鴟張歲月南面假名死而後已  
此蓋螻蛄之禍我承其弊且僞主昏悖不惟善隣賊忍  
之心老而彌篤納逋叛之詭譎蔑信義以猖狂天喪其  
神人重其怨將踐瓜圃之蹤且追兇侯之轍今徵發犬  
羊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覬覦小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



兵凶戰危出不得已謬奉朝規肅茲九伐扛鼎拔樹之  
衆超乘投石之旅練甲爭途波聚霧合虎班龍文之逸  
蘭池蒲梢之馭噓天陸野躡影追風振旅南轅長驅討  
蹙非直三吳鼠面一麾魚駭乘此而往青蓋將歸且衍  
虐網蚩兵權在外持險躁之風俗兼輕薄之子孫蕭綸  
兇狡之魁豈無商臣之佞蕭譽失志之憤當召專諸之  
客外崩中潰今也其時幕府師行以禮兵動以義弔民  
伐罪理有存焉其有知機審變翻然鵠起立功立事去  
危就安賞典未忘事必加等若軍威所至敢有拒違尺  
兒已上威從梟戮今三禮四義之將豹虎熊羆之士深

銜連僞信納叛亡違卜復諫實興伐役莫不含怒作色  
如赴私讎茹肝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日事若有神犇  
積麻亂匪旦伊夕以彼曲師危卒望我軍鋒何異蝘蝻  
被甲螭蛆舉尾正恐旗鼓一接芝藿俱摧先事喻懷備  
知翰墨王侯無種禍福由人斯蓋丈夫肉食之秋壯士  
封侯之會冬冰可折時不再來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檄  
之所到咸共申省知我國行師之意冬十二月紹宗高  
岳等大破衍衆寒山擒淵明貴孫等俘斬五萬其凍溺  
燒之而死不可勝數衍旣慙悔六年復遣使羊珍孫款  
關乞和并脩弔書於齊文襄王文襄王欲以威德懷之



許其通而不復其書行於是遣其散騎常侍謝班通直  
常侍徐陵詣闕朝貢班等未及還而侯景舉兵襲行密  
與行弟子臨賀王正德交通許推爲主景至橫江行令  
正德率軍拒景正德因而迎之景濟江立以爲主以趣  
建業行好人佞已末年尤甚或有云國家彊盛者卽便  
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悅是以其朝臣左右皆  
承其風旨莫敢正言初景之將渡江也行沿道軍戍皆  
有啓列而中領軍朱异恐忤行意且謂景不能渡遂不  
爲聞景至甌湖方大驚駭乃令其太子綱守中書省軍  
事悉以委之又逼居民入城百姓因相剽掠不可禁止

衍令直從監俞景茂赦二治尚方錢署罪人及建康廷  
尉諸囚欲押令入城以充防捍諸徒囚放火烧冶一時  
散走衍憂懣無計唯令其王公已下分屯諸門攝諸寺  
藏錢皆入聚德陽堂以充軍實景既至便圍其城縱火  
燒蕪掘長圍築土山以攻衍衍亦於城內起山以應之  
衍令文武運土人責二十石於是其王侯朝貴皆自負  
檐蕭綱亦欲自負僉議以爲太示迫屈乃止衍每募人  
出戰素無號令初或暫勝後必奔背景宣言曰城中非  
無菜但無醬耳以戲侮之衍太官及軍人無柴乃發取  
尚書省武庫左右藏以充用衍州鎮外援雖有至者而



景圍柵深固內外斷絕衍數募人出戰常爲景所執獲  
有一小兒請以飛鴉傳致消息綱乃作數千丈繩綴紙  
鴉於繩端縛書其背又題鴉口若有得鴉送援軍者賞  
銀百兩綱出太極殿因西北風而颺之頻放數鴉景令  
走馬射取之竟不能達也衍城內大饑人相食米一斗  
八十萬皆以人肉雜牛馬而賣之軍人共於德陽堂前  
立市屠一牛得絹二千匹賣一狗得錢二十萬皆燻鼠  
捕雀而食之至是雀鼠皆盡死者相枕初有盜取其池  
魚者衍猶大怒勅付廷尉旣而宿昔都盡其不識事宜  
如此景又攻未拔而衍外援雖多各各乖張無有總制

更相妬忌不肯奮擊唯衍子邵陵王綸再於鍾山決戰  
戰敗而走景糧旣少遂譎衍求和衍信之乃割江西四  
州授景封爲壽陽王遣其朝貢與部下歃血盟訖景詐  
引軍還石頭衍乃勅援軍令下諸軍初不受詔後重勅  
乃從衍又令援軍以船三百艘給景景猶嫌其少又勅  
付二百衍永安侯蕭確直閣將軍趙威方頗有勇略爲  
景所憚景乃謂衍曰確與威方頻隔岸見罵云天子自  
與汝和我終不置汝我今便不敢去若召此二人入城  
者吾當解圍衍復遣使徵確等確等不從衍又爲手書  
與諸軍云確若不入者宜以軍法送之確等不得已乃



赴衍景復謂衍曰始有西信至北軍已克壽春鍾離我  
今便無委足處求權借廣陵譙州待征復兩城還以此  
州相歸衍又許之景外云欲和伺其懈怠衍君臣上下  
信景欺詐所有戰具悉皆收去後知非實更狼狽設備  
有甚於初城轉危急衍等計窮乃復遣使詣景景又詭  
云今時既熱便不能得去正當乞留京師爲朝廷立效  
耳而悉力大攻七年三月遂拔之景自至建業縱軍士  
前後虜掠倉庫所有皆掃地盡矣景乃從數百騎見衍  
獻歎流涕因請香火爲作義兒還以衍爲主令正德通  
啓云前爲景所擒使攝四海辭不獲免權總萬機今景

既入輔乞解僭濫以王還邸自景圍建業城中多有腫  
病死者相繼無復板木乃刳柱爲棺自雲龍神虎門外  
橫屍重沓血汁漂流無復行路及景入城悉聚尸焚之  
煙氣張天臭聞數十里初城中男女十餘萬人及陷存  
者纔二三千人又皆帶疾病蓋天亡之也衍尋爲景所  
餓殺自衍爲景攻圍歷百餘日衍子荊州刺史湘東王  
繹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各擁兵自守坐看衍之懸危竟  
不奔赴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後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  
主世胄子弟爲景軍人所掠或自相賣鬻漂流入國者  
蓋以數十萬口加以飢饉死亡所在塗地江左遂爲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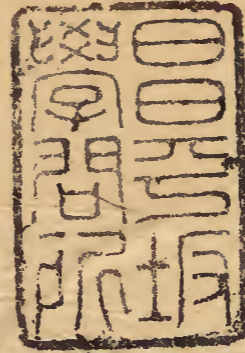


墟矣初衍崇信佛道於建業起同泰寺又於故宅立光宅寺於鍾山立大愛敬寺兼營長干二寺皆窮工極巧殫竭財力百姓苦之曾設齋會自以身施同泰寺爲奴其朝臣三表不許於是內外百官共歛珍寶而贖之衍每禮佛捨其法服著乾陀袈裟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誠有事佛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其臣下奏表上書亦稱衍爲皇帝菩薩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責其上禮獻物多者便云稱職所貢微少言爲弱情故其牧守在官皆競事聚歛劫剝細民以自封殖多妓妾梁肉金綺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發召兵士皆須鎖械不

爾便卽逃散其王侯貴人奢淫無度弟兄子姪侍妾或及千數至乃回相贈遺其風俗頽喪綱維不舉若此衍自以持戒乃至祭其祖禰不設牢牲時人皆竊云雖僭司王者然其宗廟實不血食矣衍未敗前災其同泰寺衍祖父墓前石麟一旦亡失識者咸知其將滅也景又立衍子綱尋復殺之衍之親屬並見屠害矣

史臣曰二蕭競塗泥之中同蝸角之戰或年纔三紀或身不獲終而偷名江徼自擬王者考之遠古所未前聞昔句踐致貢而延世夫差爭長而後死兩寇方之吳越不乃劣乎





不次卷十

魏書卷九十八 列傳 三十一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regular script (Kaishu), containing the main body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

魏書卷九十八終

慶應十五



